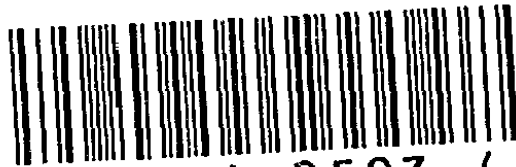


活 復

泰斯爾托 著 原

衍 夏 者 編 改

定價：小十元



3 0614 2593 4

版 出 學 美

裝幀：小丁木刻

主說：你央求我，我把你所欠的都豁免了；
你不應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節。

第一幕

三月底，正當「復活節」的星期四，晚上。

春雪已經開始融解，天氣還是很冷。

巴洛窪村的一間貴族別墅的寢室，左邊是舊式的牀，再左，有門通浴室，右邊有出入門，正面一排大玻璃窗，遠遠地可以望見村後的雪景。憑窗，白樺櫻桃已經在吐芽了……

天上，星和月亮。

從屋後不遠的一條小河上，時時傳來冰裂的聲音，馬車鈴聲，雪橇軋雪的聲音。

老女僕馬多娃正在鋪牀，十四五歲的小女僕馬夏拿着水瓶進來，放在桌上。

689167



小女僕 馬多娃，你息息吧，讓我來。

馬 (看了她一眼) 你，懂得什麼？特米德里少爺是愛整齊的。(把舖好了的牀氈看了又看) 水瓶裏有水麼？毛巾什麼的，都準備好了？

小女僕 嚶。

馬 (絮絮地) 你別以爲我老了，我的手可沒有老啊，我見過大世面，以前，這屋子裏上上下下，那一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摩特路娜整天喊到晚，這樣拿來，那樣弄好了沒有，自己什麼也不幹，哼，什麼女總管，嚙門兒倒不錯。

小女僕 瞧，馬多娃，你真是，說上了就說不完，時候不早了，姑太太們快回來了。

馬 早吶，復活節的鐘還沒有響，(又像自語似的) 那時候，小特米德里還祇有這麼高，在這屋子裏唸書，現在，居然也留了小鬍子啦，啣，路上見了，也許會不認識了。(暗暗地笑) 特米德里爵爺，哼，穿了軍服，真像一個大軍官了。

小女僕 (低聲地) 不是說：爵爺要去打仗？

馬 對啊，去打土耳其，本來，今天就要走的，好容易留下來，過了復活節……
(遠遠的鐘聲)

馬 啊！（畫十字，虔敬地；）耶穌復活了！（抱住小女僕的頭接了一個吻，急急地）快，把屋子收拾好，姑太太們跟特米德里就要回來了……

小女僕 （笑了笑）你得改口了，叫他爵爺，老是特米德里，特米德里的……

馬 對了（想了想），儘管他客氣，還是叫我老媽媽……

馬 （室外，高嗓子的喊聲：「卡丘莎，卡丘莎！」）

馬 （皺了皺眉）又是喊，又是喊！

小女僕 （很快地開了門，在門口向外喊）摩特略娜，卡丘莎到教堂去了，跟姑太太們一起的。（又回來）

馬 坐馬車去的？

小女僕 唔，穿了白的裙子，大家都說……卡丘莎真漂亮。

馬 （搶着）野孩子也坐起車來了。（又咕嚕起來）哼，一個私生子，要不是我，早給她媽媽淹死了，現在，給這兩位老姑太太寵着，穿得好，吃得好，「小大姐」，變了「大小姐」了。

小女僕 （收拾好了正要出去）又是，……卡丘莎坐車，跟你什麼相干……（開門）

馬 等一等，特米德里也坐了馬車去的？

小女僕 （一個字一個字的）特米德里爵爺！

馬 （改口）對了，特米德里爵爺，也坐馬車去的？

小女僕 不，他騎馬去的。（望窗外）啊，他們回來了……（急奔出去）

（門外衝撞之聲）

奇 洪 （門外聲）你忙什麼？

小女僕 （忍着笑的聲音）那麼你呢？（腳步聲）

奇 洪 （上）收拾好了嗎？爵爺跟姑太太們都回來了。（把一束花交給馬多娃）插在

花瓶裏，你知道特米德里爵爺是愛花的。

馬 （一邊把花插好）回來了？現在那兒……

奇 洪 村裏的人知道他來了，等在門口給他拜節，伊凡老頭兒還送了他一個大彩蛋

……

馬 這都是爲了他心腸好，看得起鄉下人，住在這兒的時候……

奇 洪 （不理會她的絮聒）什麼，茶爐生好了沒有？特米德里是愛喝熱茶的；（走過

去攪了摸茶爐）好，茶很熱。來，咱們去接他吧。

（二人正要下場

（一個聲音）「你在前面走吧。」

（另一個聲音）「親愛的，留心台階？」

（馬多娃和奇洪開門迎接。

（特米德里，伊凡諾維支，涅赫留道夫和他的兩個姑母——素菲亞和瑪麗亞——上）

涅 姑媽，您放心，這兒有幾步台階，幾塊磚，我都還記得很清楚……

素菲亞 瞧，這就是你以前的書房，這桌子，這牀連這些陳設，我們一點也沒有動……

瑪麗亞 還有，這個聖母像。

涅 真是，回到這屋子來，就像是個小孩子了。（看看屋子，撫摸一下桌子的陳設之類）日子過得真快。

馬 （規規矩矩地走到涅赫留道夫前面）特米德里爵爺，耶穌復活了。

奇 洪 （差不多同時）耶穌復活了。

涅 (愉快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奇洪，我的老媽媽(拍拍她的肩) 你真清健，一點兒也沒有老。

瑪 (用一種故意將對方看作小孩子的姿態和口吻) 唔唔，特米德里，當了軍官，難道連宗教的規矩都忘記了？

素 對了，照鄉下規矩，耶穌復活節晚上，不論認識不認識的人，都要道賀和接吻的……

涅 (笑裏) 對了對了。(和奇洪，馬多娃接吻)

瑪 你也許已經不習慣了，可是這兒鄉間不比得聖比得堡，一切都是很守舊的。是呵，在城裏住久了，就會把這些舊禮都忘記了。

涅 (奇洪對馬多娃做了一個眼色，馬多娃站着不動，奇洪祇能行了一個禮，退出，馬多娃很熟練地工作，放下窗帷，安置好爵爺帶回來的彩蛋。)

素 (索菲亞忙碌地去查看一下被服，按按枕頭。)

瑪 兩牀被夠了嗎？親愛的？
素 要不要煖爐？

混 不，不，什麼也不要，姑媽，您還當我是一個小孩？

素 （笑着）沒有討媳婦，總還是小孩啊。

混 （在屋子裏走了一遍）唔，真的什麼也沒有變，這是我寫論文的桌子，這是

我用過的紫墨水（望着窗外）這是最喜歡的櫻桃樹……一霎眼就是三年，真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特別使我高興的是你們兩位還是一樣的康健。

場 我們沒有變，你可變了啊，你看你這身軍裝，要是在路上，我們都不敢認了，對嗎？馬多娃。

馬 可不是，還留了小鬍子，真威風！

混 唔，（笑着）留鬍子，這是我此番回來最給人注意的事了，鄉下人望着我，儘笑，可是這有什麼辦法？當了軍官，照例得留鬍子，不管你什麼年紀，這是一種習慣（似乎是感慨），在一個環境裏，人就沒有法子不遵守這個環境裏的習慣。

索 對了，（頻頻點頭）這才使我放了心，特米德里，你真的是大人了，（對瑪麗亞）對嗎，瑪麗亞，我們談起你的時候，老是不放心，怕你會變成一個革命黨

……
對了，特米德里你知道米哈洛維基伯爵少爺的事嗎？

不，什麼事？

（低重的聲音）爲了參加了一個秘密組織，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

哦，這，（想了一想）你們倒可以放心。我並不贊成虛無黨，我討厭他們攻擊政府所用方法的殘忍與秘密，我反對他們的暗殺和流血，不論怎樣我總覺得殺人不是一件好事情。

（不等他說完）是啊，想起你要去打仗，我們心裏就難過。

（笑）那，倒請你不要擔心，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我一定回來，（安慰他們）那時候，我在這裏住下來，跟從前一樣，給你們講故事，鬥小牌，好嗎？

（已經帶着悽楚的聲音了）哪，當然好咯……

（想起了似的，站起來）怎麼的，卡丘莎這孩子，要他準備的點心，……

（連忙開門出去）卡丘莎！

（聽見講起卡丘莎，好像立即感到一種喜悅，無目的地站起來聽着。）

馬 卡 涅 素

(聲) 要把點心拿來。

(聲) 噢，我就來。

(有意無意的) 唔，今晚上的月亮真好。

你還記得，有一次在月夜到小河裏去划船……卡丘莎也……(話未完，卡丘莎這一年是十七歲，穿着一身雪白整潔的衣服，繫着藍絲帶，頭上裹着緋紅紗巾，端着點心進來。不高不矮，長眉，眼角微微斜上的眼睛，從烏黑的眼珠裏放出一種純潔的光來，把點心放在桌上之後，對涅赫留道夫微微一禮，含情無語。) 瞧，你看她長得這麼大了，三年不見，完全改了樣子。

不，一點也不，還是咱們的「小卡丘莎」，唔(對她)，你今天晚上真漂亮。

(低聲的) 不，今天是復活節，讓天上的主給你降福。

多謝你，「小卡丘莎！」

(從口袋裏摸出一個鑰匙給他) 卡丘莎，到我的櫃子裏去找一下，看還有沒有法國香皂，你記得，特米德里是愛用玫瑰肥皂的。

(低聲) 噢。我就去，乾媽。(翩然而下)

瑪 這是素菲亞讓她這麼叫的，上了年紀，人就覺得孤單，讓她這麼叫，比較親熱一點。……你知道，她現在可不同了，晚上唸小說給我們聽，昨天才唸完了屠格涅夫的「寂寞」，這孩子真聰明。

素 所以，我們就不將她當下人看了，看有機會，還想給她多唸點書。

瑪 真的，這孩子可真有本事，能做活計，又會做菜，所以上上下下的人，沒有一個不歡喜她，……特米德里，你覺得……（發覺了特米德里在沈思）

涅 （卡丘莎驚鴻一瞥地下場之後，他就若有所思，對於兩位姑母的話似乎不曾留神細聽）唔？您說……

瑪 對了，你累了，休息吧！

素 （對瑪）什麼時候了？

瑪 怕快要一點了。

涅 我倒不疲倦，姑媽們可應該休息了，姑媽，祝你們晚安！

瑪 好好的安息，出門人，冷熱要當心！

素 對了，明兒早晨你吃什麼？茶？還是咖啡牛奶？

湮 什麼都可以，現在是大兵了（笑）。姑媽。
素 好，我叫卡丘莎給你準備。親愛的，好好的睡，有你在這裏，我們也睡得安心了。走吧，妹妹！

（二人下場）

（涅赫留道夫打了一個伸欠，很心煩似的走了一轉，望見窗外一連串火炬，在白濛濛的濃霧中經過，遠遠的歡呼聲，回身來，開叩門聲。）

湮 （不自覺地，低聲的）卡丘莎！（親自過去開門）
奇 （拿着茶壺登場）

湮 唔，我的老奇洪，等我自己來吧！

奇 不，小少爺，能夠伺候您，這是我的福氣。

湮 好吧，放在裏面去吧，對了，奇洪，你來幫我一下，把我的箱子打開來；怎麼樣，你家裏的人都好嗎？

奇 （一邊給他打開箱子）謝謝你，這都是主的保佑。
湮 你的孩子們都已經要進學校了吧。

奇 可不是，都長得跟我一樣高了。這兒什麼也沒有變，祇有，你愛騎的那匹白馬

……

涅 怎麼樣？

奇 去年死了。還有，那條鮑爾庚……

涅 什麼？

奇 鮑爾庚，那條老是跟你跑的狼狗……

涅 哦哦，對了，……鮑爾庚，……怎麼樣？

奇 您們啊，真是貴人多忘事，你那樣歡喜的狗，三年不見就記不起了？牠……牠

去年冬天發了瘋，死了。

涅 哦，對了，你把那個匣子拿出來。

奇 （拿起一個盒子）是這個麼？化粧盒子？

涅 對了，化粧盒子，可是，裏面藏着更貴重的東西。

奇 更貴重的東西？那一定是珍珠，寶鑽。

涅 不，比這些貴重得多，我的老奇洪，告訴你，這裏是女人們給我的信，這裏面

的花樣可太多了。

奇 女人們寫給您的信？（撫撫頭）特米德里，以前您在這兒的時候，姑太太們叫您「親愛的小哲學家」，「小革命黨」，現在，我看您倒會變成一個花花公子了。

涅 （一邊在換寢衣）這有什麼稀奇，當軍官的年青人，誰也是一樣。（順手拿出一個信封來）瞧，這是一位法國公使夫人的信，這是一位歌劇院的女明星……

（叩門聲）

涅 等一等。（連忙把寢衣換好）進來。

卡 （依舊是含情脈脈地進來）對不起，好容易找着了一塊，這是您最歡喜的法國香皂，玫瑰味的。

涅 多謝你，卡丘莎。

奇 你瞧，爵爺的化粧盒子，多漂亮，刷子，梳子，都是銀子和象牙的。

涅 給我謝謝姑媽們，她們待我太好了。

卡 （把肥皂打開，不自然地）這，擱在那兒？

涅 哦，給我吧。（從她手裏接過來，聞了又聞）真好，玫瑰的清香。……對了，

卡丘莎，我很高興，這次又能夠看到你，你一向好啊，……怎麼的，卡丘莎，爲什麼不講話？你沒有話要跟我講嗎？

（走到門口，微笑，輕輕地行禮）我歡迎您回來，特米德里爵爺。（又很快地出去了）

（笑着）這孩子，你瞧，臉都漲紅了。

真是，一個天真漂亮姑娘，（一轉念）唔，她，……她還沒有……（住口）什麼？

不，沒有什麼，方才我講的什麼？

什麼歌劇院的女明星。……

對了，爲了一個歌劇院的女明星，差一點兒我跟一位外國的王子決鬥……

（抱頭）唔，決鬥，這可不是好玩的……爵爺，別給姑太太們知道，他們會不放心的。

對，可是，這是年青貴族們的生活，大家如此，我又有什麼辦法。……（伸欠）好了，奇洪，你也累了，去睡吧，明兒見。

奇

不用什麼了吧，爺爺，晚安！（下）

（舞台靜寂，遠遠唱聖歌之聲。特米德里把燈捻暗一點，坐在牀上，打算睡了，但又不安地站起來，這時候門外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音，一個意念閃電似的掠過他的心頭，很快地站起來，走到窗前，脚步聲遠了，廢然回來，看見化粧盒子旁邊的法國香皂，拿起來聞了又聞，又涉遐想……）

（很遠很遠地一個聲音在唱：

「卡德林，卡德林，

你輕快像飛禽，

飛禽啊，請你別遠行……」

請你別遠行……」

卡丘莎！（驚喜，想了想）一定是她，（側耳聽）沒有錯……（很快地跑回床邊去把枕頭弄亂，回身來，推開一條窗縫，低聲而有力地，）卡丘莎，卡丘莎！

（微微的脚步聲）

僕

活

卡丘莎，你來，給我做件事情，我的枕頭套套不上了，……

（卡丘莎輕輕地推門進來，特米德里躲在門後，出其不意地抱住她，在她頸上吻了一下。）

（發出驚呼的聲音，但立即止住了，掙開他）你做什麼？特米德里！（低頭）這是不好的。

（再去抱她）卡丘莎！

放開，有人呢。

卡丘莎，（攔住她的去路）有話跟你說。

不，我要走了，放我走啊。（急得要哭了）

（鬆開，退後一步）卡丘莎，你別怕，我錯了。對不起，……（低頭）

（欲行又止，又似乎對他抱歉了，站着。）

（青年男子特有的敏感，很快地回身來，再走近她）卡丘莎，你別怕，我既想和你談談，……你知道，本來，我今天就該走的（中止）。

（差不多聽不見的低聲）那爲什麼？……

源

爲了知道你還在我姑母家裏；我以爲你早已離開了，一看見姑媽，我就想問她，可是，不知怎的說不出口來，可是，當我聽見你談話的聲音，我的心跳得利害，啊，小卡丘莎還在，還在！你出來，你的脚步聲音我是辨得出的，卡丘莎，你長高了，和從前一樣的純潔，但是比以前更漂亮，瞧，你這雙大眼睛，……爲什麼不說話？卡丘莎，你難道不想我嗎？

卡

（羞怯）幹嗎不想你呀？（又停了一下）知道你要來，我的心就在跳，我想：特米德里還會認得我嗎？（背轉身講不下去了）

源

笑話，這三年來我經過了許多事情，但是我總沒有忘記你。你的聲音，你的大眼睛，你的白圍裙！

卡

（好容易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我也總沒有忘記你呀，爵爺。

源

別這麼叫，叫我特米德里，瞧你的臉都紅了，卡丘莎，剛才，我看見你紅過兩次臉了，坐下來，別怕，我對你發誓，我一定老實了。

（把兩手背在後面）

卡

（整了一下額上的髮）我，沒有怕。

卡 涅 那麼，好，坐下來吧。

卡 涅 （慢慢地，不能擺脫拘束地坐下來）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

卡 涅 咳，你太多禮了。卡丘莎，今天晚上高興嗎？

卡 涅 （點了點頭，望着他）

卡 涅 從教堂出來，我儘望着你，我看見你從手巾裏掏東西出來賞給那些乞丐，我看見你一點不慚懣地跟女乞丐們接吻，你真是好心腸，對窮人慈愛。

卡 涅 我自己也是窮人啊。

卡 涅 真是，在你面前，我覺得很渺小，卡丘莎，假如世界上有真的美，那麼你就是一个個標本，從你的黑頭髮，紅緞帶，白圍裙，和你的那顆仁愛的心，……

卡 涅 （輕輕地攔阻他）特米德里，卡丘莎讓你這樣歡喜，她真是太幸福了，可是，她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美。

卡 涅 不，我講的一點也沒有過分。（走近她）卡丘莎，你還記得咱們玩「哥列爾奇」的事嗎？

卡 涅 唔。

遑 一個農民的孩子追着我，你一面跑，一面做樣子叫我躲到紫丁香的花壇那邊去，我一交跌到坑裏去了，後來不知誰把我拉起來……

卡 （回憶，笑着）您忘了，是我。

漑 對了，你還跟我撲掉身上的灰土，你靠近我……以後呢？

卡 我替你整了一下頭髮……

漑 我怎麼樣？

卡 你？（羞怯地不說了，低聲）你吻了我一下。

漑 對了，不過，卡丘莎，那是我第一次吻在你的嘴上。

卡 （佯怒）特米德里，你不好，不規矩，可是我沒有生氣……

漑 （熱情衝擊得他有點抖顫，不自禁的用手接住她的肩）卡丘莎，我的……

卡 你……

漑 （忽然聽到一聲奇怪的聲音，特米德里反射地離開了她。）

漑 什麼聲音，你聽見嗎？

卡 河開凍了，這是冰塊裂開的聲音。

卡 涅 唔。（走到窗前一望）是春天了，卡丘莎，你聽，雞已經在叫了，許多雞跟着他，大自然真美啊，人，也快要起來了。

卡 你聽，還有人的聲音，每逢復活節，村子裏的人總是圍着火唱一個通宵，他們要等天亮了才回去。

涅 你也會唱那些歌嗎？卡丘莎，唱一個給我聽。

卡 不，我不會……

涅 騙我，方才還聽見你唱的。

卡 那不是復活節的歌。

涅 我記得，那是你的小名卡德林的歌，對嗎？

卡 噯，可是，唱了會吵醒你姑媽的。

涅 你低低的唱好了，聽，奇洪在打鼾了。

卡 （低低地）「卡德林，卡德林，

你輕快像飛禽，

飛禽啊，請你別遠行，

請你別遠行，

有情人終久能相見，不待來年再結冰，

冰，冰，冰，

有情人終久能相見，不待來年再結冰，

冰，冰，冰；冰，冰，冰。』

好極了，不待來年再結冰……（拍手）

噓，（制止他）特米德里，現在得讓我走了……

（有意逗她）不，還有一件事情，你知道這兒的規矩？

（微微意外）什麼？

復活節有一個習慣，過了十二點鐘，大家要接吻，因為今天是大家平等的。

（稚氣地）不對，家人可以親嘴，外人低頭親頰。

好吧，把你的頭給外人親一親吧。

（含情地靠近他）您親。

不過，你的頭太小，我的嘴太大了。（抱住她接吻）

卡 (掙扎) 額上，額上，…… (沈默了，好容易離開他，不安地) 我怕，特米德里，讓我走吧。

(遠遠鄉人唱歌之聲。)

涅 卡丘莎，別怕，我愛你，我太愛你了，

卡 (帶哭的聲音) 可是，你明天就要走了，也許就永遠不會見面，……這太不好了，特米德里，讓我走吧。(掙扎)

涅 真的要走嗎？(欲擒故縱) 好，那麼你走吧，(放開兩手)

卡 我要走的，一定……(但站着不動)

涅 (重新抱住她) 卡丘莎：

(遠遠的人歌聲，歡呼聲，

「耶穌復活了，耶穌復活了。」

(漸暗)

第二幕

距前幕七個月之後，一個寒風冷雨的黃昏。巴洛窪村姑母家的一室，左側是通餐室的門，中間是壁爐，牆上掛着一幅已經色彩黯淡的肖像畫，古風的陳設，中央，是姑母們下棋的小桌子，一張搖椅，和一張用幾個 Cushion 墊着的安樂椅。中右是一排窗子，可以望見禮拜堂的屋尖，窗前已經落了葉的白樺樹梢在風中不斷地搖幌。

幕啓時，馬多娃搬了茶爐和茶杯之類上場放在小桌子旁邊的茶几上，稍稍安排了一下桌椅，把瑪麗亞墊腳的 Cushion 放好，走到壁爐前面，看見火已經熄了，打了一個寒噤。

（喊）馬麗，馬麗！（自言自語）又到那兒去啦，這小鬼，煤也沒有了。（沒有回音）馬麗！（自己動手，加上一點煤。）

（門輕輕地推開。卡丘莎打扮得漂漂亮亮，似乎比前幕清瘦了一點，但是大眼睛裏透露出歡喜的光，正在把一條鮮紅的緞帶繫在小辮子上，……不出

馬

聲，站在馬多娃背後。）

（聽見了聲音，頭也不回地）馬麗，你怎麼的，煤也不加，屋子裏冷得地獄一樣，……（回身來把煤鏟交給她）快！噯！（看見了是卡丘莎，故作大驚小怪的表情，）卡丘莎，給你嚇了一跳？

有什麼事嗎？馬多娃。馬麗在唸書

卡 馬

（不願意聽似的）唸書？小丫頭個個都變小姐了！（對卡）別帶壞了她將來又會等得高不配，低不就的，（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一下）怎麼的，晚上，還要梳頭打扮？

（微微地扭了一下頭）沒有爲什麼？

卡 馬

（自言自語）唔，沒有爲什麼，你心裏在想什麼，我早就知道了。

卡 馬

（突然回轉身來，含羞帶笑）知道什麼？

幹嗎要講你聽？

卡 馬

（緊張鬆弛之感，帶微笑）早知道你騙人，（把緞帶結好，走到鏡子前面去照一照。）

馬 (好心忠告，絮絮地) 好「小姐」，我勸你別太高興了，爺們的脾氣，誰也拿不準的？……

卡 (回身轉來) 你說什麼？

馬 說什麼說什麼，你還不是心裏知道。特米德里爵爺要來了，對嗎？

卡 (羞怯地瞪了她一眼，欲逃下。)

馬 喂，卡丘莎，(招手) 過來！(卡丘莎回來，始終帶着笑，這笑容裏面甚至於帶着驕傲) 特米德里真的今天會到嗎？

卡 (欲言又止，輕輕地點了點頭) 嗯，方才乾媽跟奇洪說，十點半的火車，……

(似乎是不自覺的看了一下桌上的鐘)

卡丘莎，你高興嗎？

馬 (向她看了一眼，大胆的點了點頭，低聲) 幹嗎不呀？(掩飾不了內心的得意)

他，愛你嗎？

馬 (低頭) 嗯(從眉毛下面看了她一眼) 幹嗎要問這樣的話呀？……

馬 (微微地搖頭) 唧唧，咳，怪可憐的。

卡 (以吃驚的眼光問她)

馬 好孩子，我勸你別太癡心，你得知道少爺們的脾氣，他們可不像你一樣的天真，…… (一邊摸着茶爐) 儘管有一天他會把你當作寶貝心肝，可是過幾天他就會忘記你，也許，他已經想不起有卡丘莎這麼一個曾經愛過的人了，……咳，在這個世界上……

卡 (搶着) 不，不會。(又低了頭) 他是一個好人。

馬 他是一個好人，不錯，特米德里待人很不錯，可是，好人的公爵總不會娶一個窮人的女孩子呀，(又絮聒了) 儘管姑太太們疼你，讓你叫她乾媽，可是，你相信她們真會讓特米德里娶你嗎？(揮揮手) 不會，不會的，卡丘莎，……

卡 (歛了笑容，似乎不忍聽下去了) 馬多娃……

馬 聽我說，我說的都是真話，(嚴肅地) 幾個月前瑪麗亞姑奶看見你狂吐，那時候你……是病了一個禮拜？她叫我去問了兩次，打聽你跟的男人的關係，……我當然不講咯，要是她知道了你已經……(四顧)

卡

（似乎已經淚盈雙睫了）唔，她問什麼？……

當然問起你跟爵爺的關係咯，……卡丘莎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趁年輕好看的時候嫁一個可靠一點的人，莊稼人也好，做買賣的也好，……（故作鄙夷的表情）在這屋子裏，我也看得多，聽也聽得多了，（不懷好意的笑）別以為他們講話很斯文，禮節很周到，就以爲對於這些問題肯負責任，（向四面張望了一下，低聲附耳）就在這屋子裏，……（以下低聲不可辨，驟然地，近乎猥褻的尖聲）哈哈……人，還不是一樣，……嘻嘻……（咳嗽）

卡

（羞怯地扭轉了身體）

再說，常到這兒來講什麼「關亡術」的亞歷山大洛夫將軍，瞧樣子多麼神聖，可是（再附他的耳）他跟他少爺的保姆……（笑）後來還生了一個私生子。

卡

（一怔，不自禁脫口而出）私生子！

可不是，生下來，就什麼人也不理了，後來還是奇洪，替那可憐的女人……（禮拜堂晚禱的聲音，馬多娃走到聖母像前，低頭畫了一個十字，卡丘莎跟着，默禱）咳，不講這些話了，講了太傷心。卡丘莎，怎麼的？嗯？

卡 (凝立不語)

馬 幹嗎啊？

卡 (不語，俯首弄衣角)

馬 爲什麼？

卡 (低聲) 我不相信。特米德里說過，他是不會忘記我的。

馬 (若干誇張地走開她，擺了擺頭) 咳，不說了，你太年青，你不懂得這個世界……

(腳步聲瑪麗亞的聲音「馬夏，馬夏」……)

(卡丘莎振作了下，走上前去，扶了風濕病復發的瑪麗亞出來，素菲亞跟在後面，馬多娃很快地給瑪麗亞端好了椅子……)

卡 乾媽，這兒坐。(把墊腳的墊子擺好，笑着) 天氣冷了，還是這兒暖和一點，喝茶嗎？

(馬多娃給倒了茶)

馬 (好容易坐安當，似乎忍着痛的皺着眉頭) 唧唧，這天氣，又是雨，又是雪……

索 我說，你還是躺着的好，瑪麗亞。

瑪

（振作了一下）躺了一天，總得活動一下才對，可是過一下特米德里？……
（搶着）對了，恭喜您，瑪麗亞·伊凡諾維娜，特米德里爵爺平安地回來，您一定很高興啦。

瑪

唔，我想這一家子的人，大家都是很高興的，對了，你到後面去把書房收拾一下，什麼東西也不要動，跟以前一樣，……

馬

是。（退下）

索

真是，能夠回到後方來，總是一種幸福，這樣冷的天氣在外面打仗……

瑪

（忽然注意了卡丘莎的服裝，仔細地將她凝視和沉思，然後）卡丘莎，你也到後面去張羅一下，叫馬夏到這兒來。

卡

是，乾媽。過一下要我唸小說給您聽嗎？

瑪

不用了。

（卡丘莎下）

索

（繼續她方才的話，笑着）其實，我可不相信特米德里在戰場上真會打死一個土耳其人。他呀，在路上看見了一個馬夫用鞭子抽一匹老馬，也會從車子裏跳

下來，請求這位馬夫的寬恕的。

馬 對咯，那是他年紀青，心腸好的原故，（停了一下）不過，在戰地就久了，也許令改變過來吧，善良的青年人像還沒有硬到石質，看放在什麼模子裏，就變成一個什麼模樣……

素 （搶上去）對了，瑪麗亞，你聽說他在彼得堡的事嗎？什麼一位法國的公使夫人……

馬 （點了點頭）

素 （笑）真是，三年前在這兒的時候，你還替他担心，說咱們這位年青的公爵爺會變成一個清教徒，現在，變了，（嚴重）聽說，有一回差一點兒要跟一位德國的貴族決鬥……

瑪 唔，（回頭看了一下）素菲亞，你看，今天的卡丘莎。

素 什麼？

瑪 你沒有看見她今天的打扮。
素 噢。

瑪 我看這孩子痴了心，要是真的……

你說，她——

瑪 不，問題不在她，你知道，特米德里是一個好心腸的人，要是真的他知道了……

：（住口）

素 知道了什麼？

瑪 知道了她已經有了小孩。

素 你知道這是真的？

瑪 還會假嗎？

素 那也不能決定是特米德里的孩子啊。

瑪 那當然，可是——（沉默了）

（小女僕馬夏上。）

馬 夏 姑太太有什麼事嗎？

素 把火生旺一點，看茶爐裏還有熱水沒有？

馬 夏 是。（去做工作）

素 唔，這是一個問題。

瑪 這個問題不能讓他耽擱下去啊，今天特米德里來了，見了面，一個聰明而漂亮的女孩子，在一種需要別人同情的環境裏，即使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你可以相信，特米德里是會同情她，而且說不定會……

素 會娶她……（馬夏注意聽）

瑪 對了，你知道特米德里的性格，要幹一件事的時候，他的傻勁是可怕的。

素 那，怎麼辦？

瑪 那怎麼辦……知道他要回來，我躺在床上想了半天，辦法，倒是有了，就怕你不願意……

素 怕我，什麼辦法？

瑪 我告訴你，（用手扶着椅子的靠子，把上身靠近索尼亞一點，突然觸動了痛處）……

馬 夏

（很機敏地跑過來）姑太太，怎麼啦，我給您捶一下。

瑪 不用。（望了她一眼，想到了什麼似的）把我的暖水壺去拿來。

（馬夏下場，但，出門之後輕輕地推開，伸進頭來竊聽）
怎麼樣？瑪麗亞。

瑪 祇有一個辦法，不讓特米德里和她見面，他不問她起，當然好叻，要是問起的話，祇說，女孩子長大了，愛了一個，什麼舖子裏的後生，就跟着走了。

素 （頻頻點頭）好是好，可是，在上帝的面前，我們可不能欺騙一個可憐的女孩子啊。

瑪 欺騙？不，這是對於一個不貞節的女人的懲罰！素菲亞，決定這樣辦吧，爲了特米德的前途，爲了咱們的身分……

（遲疑不決）

（馬夏偷偷地溜下）

素菲亞……

你真的打算把卡丘莎打發走嗎？

瑪 （有一點不謝的樣子）不打發走，還有什麼辦法，難道真的要等她生出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來嗎？（透了一口氣）瑪麗亞，咱們可以給她一點錢……

（話未完，奇洪拿了一個信封，急忙地登場）

素菲亞，伊凡諾維娜，這是一個電報，特米德里爵爺打來的……

特米德里……（連忙接過來）

電報，（要去接，又怕觸動了瘋痛）

（拿起掛在額上的雙眼鏡來，折開信封看）

（卡丘莎似乎得知了消息，看着緊張的面色，連脚步聲音也沒有地登場，站着不動）

（失望似的表情）馬麗亞，他不來了，——

什麼？特米德里……

（卡丘莎緊張，馬夏跟着出來，把暖水壺給放在瑪麗亞的腳邊。）

（邊看邊說）對了，說有緊急公事到彼得堡去，此地不下車了，（再看一看，遞給馬麗亞）這是昨天晚上打的。

（看着）什麼要緊公事，怕又是什麼公使夫人，和歌劇院小姐們的事吧，噫，白等了半天……（身體很難地動了一下）奇洪，火車過了沒有？

差不多，方才打過十點。（對素非亞）伊凡諾維娜，沒有什麼事吧，要是說話要跟特米德里爵爺說，此刻趕到火車站去……

（卡丘莎若有所思）

（搖了搖頭）沒有事，反正他還要到前線去（奇下）

唔，這樣也好（打了一個伸欠）不來，也好，讓那痴丫頭……

（連忙攔住她）什麼，卡丘莎，馬麗亞回轉頭來！你在想什麼？

（低着頭，以差不多聽不出的聲音）沒有什麼，乾媽。（像要講話，又中止了）

（始終還是用一樣哀憐的語調）卡丘莎，你有什麼話嗎？

（愈低頭不語）

（不愉快地望着他，突然）卡丘莎，過來……

（卡莎丘夏沒有辦法，低頭前進一步）

（打量了一下）唔，長得真俊，難怪有人疼你，今晚上打扮得這麼漂亮，（放

重聲音）等誰啊？

（低頭似乎不勝痛苦輕輕地搖頭。）

瑪麗亞 不等誰？（莊重地）這多年來，我可從來不曾教過你：一個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撒謊話

（攔住她）瑪麗亞！

（好不容易低聲地）不是說特米德里爵爺要回來嗎？

瑪麗亞 對了，你在等他，他本定是今晚要回來的，（突然聲調轉成非常嚴厲）可是，你知道他爲什麼不下車？

瑪麗亞，你——

（用手制止她）你應該知道：你的年紀已經不小了，特米德里，也不是幾年前的小孩子，他是一個有前程的公爵爺，他有他的身分，名譽，他不能跟一個……

素 索 （忍不住了）瑪麗亞，這些話，讓我慢慢地跟她說吧，今晚上……

（禮拜堂晚鐘之聲）

瑪麗亞 （始終是用一種說教的聲調）你唸過聖書的「十誡」，你知道「十誡」裏面最重要的的是什麼？上帝從不寬恕一個犯了姦淫的女人的！

卡 (禁不住哭出聲來，什呢話也沒有地回身便走)

素 卡丘莎！(站起來，要跟着出去)卡丘莎！

瑪 素菲亞，(攔止她，又觸痛了風濕症的腿，素菲亞走過去招扶她。)

(馬夏看了大家一眼偷偷跟着下場沉默，禮拜堂的鐘聲。)

素 (溫柔地)馬麗亞，你太興奮了！

瑪 (餘怒未息)我決定這麼辦，明天我就打發她滾！

素 明天？

瑪 好心腸的素菲亞，明天已經太遲了，這是咱們的家，你真打算讓她在這屋子裏生下一個沒有父親的下孩來？

素 (無言)

(雨聲漸大，從側面的玻璃窗可以隱約看見兩個人影匆匆地過去，犬吠聲)

素 我覺得很可憐啊，十七年前，她的媽媽把她丟在牛欄裏，十七年後，她又得把她孩子丟到什麼地方的草堆裏去了，她不是一個壞人，爲什麼要這樣苦

啊？

這有什麼辦法？素菲亞，世界上這樣的事情多得很多啊！（掙扎要站起來）

（窗外奇洪提着一張燈，在雨中喊：「卡丘莎……」）

素 （吃驚）什麼？

瑪 （巍顛顛地站起來）什麼？她……（回頭喊）馬多娃，馬夏！

素 （走到窗口去）奇洪！奇洪！（回頭來嘆息）咳，你沒有打發她，她就走了。

馬 （上，緊張的表情）姑奶太，有什麼事嗎？

瑪 還問我，什麼事？卡丘夏怎麼了？

馬 不，她……她……

素 （遠遠的火車汽笛，車輪壓地之聲。）

馬 她，她那兒去了？

瑪 她……（含糊）沒有什麼……她……

馬 什麼，你真說，她到……

素 （奇洪的衣服被大點子的雨打濕了，提燈進來）

馬 不知道啊，她回到屋子裏來，不知道馬夏跟她講了幾句什麼話，她一句話也沒有，披了一件舊大衣，用毛巾包了頭，就這麼帶着馬夏走了。

馬夏也走了？

（很快地向奇洪）向那條路走的？

等馬多娃叫我趕出去，已經走遠了，路很黑，似乎是望大路走的。

（恍然對素菲亞）那一定是到火車站去的。（對奇洪命令）奇洪，快，把她追回來，到火車站去的路上，（提高聲音）拉她回來，不讓她跟特米德里見面，快去！

馬麗亞！

（一手攔住素菲亞的話，命令口吻）快去，沒有別的話！

（奇洪出去，馬多娃忍不住哭了，

（素菲亞失神地坐下來。

（舞台漸暗——

（犬吠聲雨聲——

(遠遠的火車輪壓地聲，由遠而近而遠——)

(自鳴鐘徐徐地叩十一點，)

(舞台漸明——)

(舞台空虛，一二秒後，奇洪和馬夏從大雨中扶着衣衫全濕，頭髮鬆亂的卡丘莎登場，馬多娃拿了燈，以裏面出來)

卡丘莎！

快給他躺下休息一下，(奇洪和馬多娃把卡丘莎扶到方才瑪麗亞坐的安樂椅子坐下來，卡丘莎在一種半狂亂狀態之中——右手緊按着肚子)

卡丘莎，好一點嗎。肚子還疼痛嗎？

馬多娃給她弄一點酒來，外面冷得很呀。

(搖着頭去拿酒)可憐啊……

卡丘莎，你靜一下，不用怕，不用怕。(用手背揩了一下鬚和髮上的雨水。)

(從廚裏取了一瓶洋酒，酌了一杯，給她喝了，一邊講)馬夏，怎麼的，你們到了火車站？……

馬 夏 唔，跑到火車站，火車快要開了，第二次的鈴已經響了。

馬 那麼，她沒有看見特米德里……

馬 夏 等我說呀，卡丘莎拉着我跑上月台就趕到頭等車的窗子那邊去，車廂裏亮得很，點着兩枝手臂粗的臘燭，在天鵝絨的安樂椅子裏，兩位軍官爺玩紙牌……

馬 那是特米德里？

馬 夏 還會錯嗎？他穿着綉花的羅巴休加，很漂亮的騎馬褲，桌子上是香煙，酒……

卡丘莎稍稍振作了一下，聽馬夏的話。

奇 卡丘莎……

馬 講呀……你們爲什麼不叫呀？

馬 夏 叫，卡丘莎還用凍僵了的手打那扇窗子，這時第二次的鈴聲響了，火車叫了

一聲，車廂慢慢的動了，卡丘夏跟着車子，大聲的喊，特米德里，特米德里……

馬 他沒有聽見？

馬 夏 另一位軍官爺站起來，想把百葉窗拉下來，也許他當是一個要錢的叫化……

卡 (振作了一下，帶嘶聽啞的聲音) 馬夏，別說了，……別說了

馬 不，馬夏。說下去……

馬夏 車子漸漸的快了，卡丘莎跟着跑，叫呀喊的，可是，百葉窗放下來，什麼也看不見了，一個查票的跑過來，把她一推，……她就倒下去了……

馬 可憐呀，卡丘莎……

奇 (搖頭歎息，) 咳，一個在雪亮的火車裏享被，一個在大風大雨裏受罪。

馬夏 她的裙子絆住了脚，跌在泥坑裏，圍巾也給大風吹掉了，我跟後面儘喊，「姐姐，你的圍巾，給吹掉了……姐姐，快回來吧！」

馬 (賠了眼淚) 可憐啊。

馬夏 我把她扶起來，好容易等她清醒過來，她的肚子忽然疼起來了！

卡 (掙扎起來) 馬多娃，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這不是一個惡夢嗎？(兩手就抓住馬多娃) 馬多娃，這不是惡夢嗎？以前我相信他是一個好人，可是現在，現在，我一切都不相信了，一切，(咳嗽) 什麼叫做良心，什麼叫做愛，什麼叫做上帝！……

卡 奇馬

(同時)卡丘夏……

(歇斯得里地)全是欺騙，(痛苦地用手按住了肚子)欺騙我，欺騙我，(哀傷地)可是，我不是一個壞人啊！(哭)

卡丘莎，卡丘莎……

要是那時候跌下軌道去，那多麼好呀！(站不住了，倒栽葱地倒下去)

(奇洪連忙去扶她……)

(雨聲。)

(鷄鳴聲。)

——幕——

出

家

出

第三幕

第一場

（十年之後，特米德里，掛凡諾維支，涅赫留道夫公爵莫斯科邸宅的一室書房，畫室，也是他和親友們談話的地方。）

（四月下旬的一個晴明的上午。莫斯科正是春時，窗外的春風送來白樺株嫩葉的春香，和蘋果櫻桃的花瓣。）

（幕啓時舞台虛空，一分鐘後，家政婦阿格拉芬，彼得洛維娜捧了一大束櫻花上場，她是特米德里母親的貼身僕婦，跟着她他到過外國，前後十年，所以便染了太太們的風度，現在老太太死了，就管着全家的雜務。）

一邊把花插在瓶子裏，一邊回頭對門外喊：

彼
進來呀！怕什麼？……別怕，公爵爺，叫你在這兒等他的，（把花插得很有風緻）走來的？

（好半天之後，農民史德邦，胆怯地走到門口，望了望自己那雙泥濘的長靴

子，又不敢進來了，踟躕。）

不要緊，進來。（史德邦進來，舉首四望）這兒坐。公爵爺昨天晚上睡晚了，才那起來吶，（欲下）喔，對了，鄉下都好嗎？

（恭恭敬敬地）噫，多好，祇是，去年年成不好，所以收租很困難……

史 彼 （根本沒有興趣聽他的話，所以）噫你坐一下，爵爺快出來了。（下）

（史德邦坐下了下，似乎對於畫架上的一張畫發生了興趣，輕輕地走過來，揭開遮着畫的白布來看，正在這個時候，一點聲音也沒有，涅赫留道夫在華貴的衣服上罩了一絲繡的晨衫，一邊用修指器修着指甲，從另一扇門登場，史德邦有點失措。）

史 涅 唔，史德邦，你來了，（用一種似乎開玩笑的態度）有什麼新聞？坐呀！

史 沒有什麼，……祇是，（一邊把一個口袋拿出來，摸索）種田的人現在很刁頑，租沒有收齊，今天本該送來的三千羅布還差九百羅布……

史 涅 （笑着）這沒有關係，怎麼樣？大家都好嗎？
噫，都，都好。

史 大家都好嗎？

（望了望他，格格不吐地）當然咯，苦的人比以前更苦了，老太婆們都在咕噥地說，現在都比農奴時代還要艱難，（起勁起來）現在是錢的世界，從前有了地就有辦法，現在可不行啊，穿的，吃的，用的，欄裏的草，田裏的肥料，那一樣不要錢啊，沒有本錢，不用想種田……

（正在這時候，阿格拉芬拿了幾封信進來，打斷了他們的對話。）
有幾封信，這一封是柯爾察克候爵府的眉西小姐派人送來的。

（起來接了信，回身坐下，史德邦正要講下去的時候，他忽然站起來）噯，阿格拉芬給我看看，（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肩）這兒不是有點不平嗎？（走到鏡子前面）

唔，有一點，不過……

過一下叫成衣的來改一下，你瞧，這不是不合身嗎？

是，可是（笑着）特米德里，你也太講究了。

是嗎？（對史）你方才說……

史 (看看四周) 我，我說什麼？

涅 怎麼的，你也忘了？(一邊折信，一邊又回頭對阿格拉芬) 那它莎跟尼福洛維奇，那兒去了？

彼 大小姐用了早餐，等着你不起來，說天氣太好了，到花園裏去散步了。

涅 哦，(看了信，忽然) 啊，我記性太壞……

彼 什麼事啊？

涅 (想) 唔，阿格拉芬，你陪史德邦去休息一下，他也走得累了……

彼 是。眉西小姐的用人，在等回信(下)

涅 我知道。(拿出信紙來要寫信)

(他的姊姊那它莎三，十五歲的貴婦，和他的姊夫伊格那底·尼福洛維奇·

拉果普斯基同上，伊格那底是一個四十開外的法院推事，肥胖得像一個商

人，涅赫路道夫連忙地寫了幾行的信紙翻過來，那它莎對出門去的史德邦投

了注意的一瞥，進來。)

那 早安，特米德里。

涅 早安。昨晚上海太遲了，所以……

伊 格納底！天氣真是太好了，特米德里。

那 （望着窗外經過的史德邦）誰呀？……

涅 鄉下總官派來繳田租的，……

那 哦。

涅 （拿着手裏的信對那它莎）你看，我的記性真壞，昨天約了眉西，今天出去寫生，倒是她寫信來（唸的口吻）說「我得幫助你的記憶」，今天我要到法庭去陪審……

伊 對了，今天是馬斯洛華案件的公判……

那 什麼案子？

伊 （對涅）你的眼睛可真不淺啊，據說，那個女犯人非常漂亮。

那 女犯？怎麼一件案子？

涅 唔據說是一個班子裏的女人，藥死了一個商人，……（對那）對嗎？

伊 是啊……本來是件極平常的刑事案，就是因為那女犯人漂亮，名字又叫得風

流，「留巴菲，馬斯洛華」，就把整個社會都哄動了，哈哈……

「留巴菲，馬斯洛華」？像是一個花魁的名字。

那麼，幾點鐘去？

（從信插中取出一個信封，看了一下）十一點開庭（笑了笑）瞧，「陪審官如有遲到，罰款三百羅布。」

所以啊，陪審官不是一個愉快的差使。

可是，特米德里，你不是今晚又約了一個約會？

是啊，我根本把陪審的事情忘了，此刻打算給眉西回信，把約會取消吧，對朋友們，（笑了笑）特別是對眉西不禮貌；照舊吧，我當主人的也許會遲到……

（望着他桌上的信紙）所以回信就很難下筆對嗎？……（一轉念）那也不妨啊，我可以代您張羅一下，特米德里，……（回頭對伊）伊格納底，對不起，你去休息一下，我有話跟弟弟商量……

什麼事啊，沒有關係，在一起談不好嗎？

不，（笑，對丈夫做了一個媚眼）你去。

伊 我知道，那一定是關於眉西小姐的事情，對嗎？特米德里，我贊成，眉西不僅人品好，而且跟咱們也是門戶相當，……好，你們談談……（下）

渥 姊姊，您要談的是……

那 要談的？那當然是眉西的事，不過……（住口停了一下之後）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還要問你另一件事情。

渥 （稍稍緊張）什麼事？

那 聽說你又到外國去？是嗎？

渥 噫，這麼打算。（走到畫架前面）也沒有一定，本來打算先到君士坦丁，再到羅馬，一是爲了學畫，二是爲了去吸一點自由空氣。

那 那也很好，可是，阿格拉菲說，你又要整理田產，是媽媽傳給你的土地……

渥 （並不怎麼認真地）那，那還在研究，那宅莎，我有一種理想……

那 （攔住他）別太理想了，上次把爸傳下來的田分給了農民，你得的是什麼？
渥 當然我不是爲了沽名釣譽。

那 那我也知道。可是，俄羅斯的農民多得很多，你能救了多少？況且，爲了你的事

業，今後你還有用處。

有用處，有用處。可是爲什麼要有這這多呀？

（笑）你嫌多了？不見得吧，從軍隊裏回來，你就學會了化錢，這幾年來，那一年你不花上這麼幾萬買布，把土地分給農民，那麼好吧，你又不會經營，除出土地之好，你有什麼收入？你要有這漂亮的房子，舒服的設備，時新的用具，你要交際朋友，你要……

（攔住她）不，姊姊，急什麼呀，我還沒有分呀，說起來也很奇怪，自從進了大學以來，我老是覺得這樣的生活不妥當，後來讀了斯賓塞的「社會平均論」。（抱着）弟弟，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可不能胡鬧，媽媽傳下的土地，你不能任性……

早吶，姊姊，我正在研究，我也得跟大家商量譬如你，眉西……

我相信眉西不會贊你的主張……

在學理上，她不一定反對。

別太傻了，什麼學理上，（望下來）好吧，別談這套，我還有事情要聽聽你的

那 涅 那 涅 那 涅 那 涅

意見……

什麼事？

（望着他，沈默）

什麼事啊？姊姊！……

你不生氣？

（若干窘態）你說呀，什麼事要這樣的神秘……（走到劃架前面揭開上面的布。）

你打算今晚上宣布跟眉西的婚約？

（微微有點吃驚）今晚上，不，不。

可是，柯爾察克家裏，已經傳遍了，老侯爵非常高興……

那麼你覺得，眉西……怎麼樣？

我嗎？不是說過了嗎？我很贊成，眉西配得上你，可是——（又停了口）

（停止）怎樣了好，那它莎，你今天……

（走近一步，嚴肅地低聲）特米德里，對於……對於前兩天問過你的那件事，

解決了沒有？

（有點羞慚）喔，你又說那件事情……

特米德里，人家是有夫之婦，而且她的男人又是一個州長，要是真的她還愛着你，鬧着要跟那位州長離婚……那不是對於大家的名譽……

名譽？那倒，……不過，姊姊，我的確在考慮這個問題，我想，要是那位州長知道，他會跟我決鬥……

（吃驚）決鬥？

我也想過，要是真的他要決鬥，我就向天上開槍……

特米德里……

我反對殘殺，（安慰她）當然不會，別怕。

那麼你對眉西……她知道這件事情……

（苦痛）我，……不，我沒有跟他說的勇氣，（有點感慨）姊姊，你覺得我這個人，多少矛盾。

那（笑）是啊，伊格納底也是這麼說，一邊是一個花花公子的年青公爵，一邊又

是一個熱心着什麼土地問題的革命黨……（認真地）弟弟，你年紀也不小了，幾年不見，覺得你也老得多了，對於這些事情，你也得收心了。（笑）

是的，我也常常責備自己，這樣的生活是應當的嗎？這有什麼意義？可是，我打不定主意，那它莎，我想到外國去，又想離開莫料科，到鄉上去住，去看看老百姓的生活……

（攔住他）又空想了，帶住，我問你的事情，你有了決心？

（茫然地）有啊——是怎麼辦呢，姊姊，你以為？

我以你應該打定主意，寫信去跟她斷絕關係。

要是她不肯。或者跟我想像的一樣，她跑來找我。

那，笑話，在咱們的圈子裏，這一類的事情太多了，我問過伊格納底，你除了道義的責任之外，不負任何——

（緊接上去）道義上的責任不比任何責任更重嗎？

哼，你懂得，那麼（反問）你瞞着這件事情，跟眉西戀愛，就沒有道義上的責任？（愕然失手在畫布上留了一下敗筆，衝動地在畫布畫了一個大叉，擲筆徘徊）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怎麼的？

（沈默）

弟弟！

（攔住他的話）不，我……

（看那張畫）好好的一張畫，幹嗎要——

（打定決心）姊姊。

（回身）唔？

我，今晚上跟眉西說——

說什麼？

告訴她一切事情。

那不會——不，這對她是太大的打擊，要是她對你失望，那不是……

不，不，我不能遷延，不能再騙人騙己，我告訴她，要是她覺得對我失望，那

也是應該……

真這麼辦？

渥 是的，這是唯一負責任的辦法。

（阿格拉芬上）

我的公爵爺，眉西小姐的來人還在等回信。

阿 渥 啊，對了，阿格拉芬，不寫信了，替我謝謝她。晚上的約會照舊！
是。（下）

（那它莎緊張望着他，無言）

（舞台漸暗）

第二場

同日晚上

同景，晚餐之後，從餐廳傳來優美的音樂，在柔和的燈光下，眉西（柯爾察克侯爵的獨養女，二十七歲，一個洗練美麗的貴婦人）一個人憑欄而立，若有所思。那它莎的聲音：「眉西，眉西！」

（上）果然在這兒。眉西，查爾維烏斯基將軍在找你呢。

眉 (嫣然一笑) 不，我懶得跳，他醉了！

那 來聽，大家熱鬧一下。(去拉着他的手，開玩笑似的) 等急了？對嗎？

眉 等誰？

那 還裝傻，咱們的陪審官呀，(改變語氣) 眉西？一會兒他就來的……

眉 (嬌羞) 這是什麼話呀？他們都到這兒來了

(伊格納底和銀行家科薩柯夫拿着酒杯興沖沖的進來)

科 啊，眉西，怎麼的，一兩位主人都逃到這兒來啦。

眉 不，客廳裏太熱鬧，我想在這兒休息一下。

伊 可有點怪啊，特米德里爲什麼還不回來？

科 本來嗎？當陪審官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芝蔴大的事情，也得問來問去？(對

伊) 今天的案子是？

伊 你不知道？今天可是大案，馬斯洛華謀殺商人司梅里考夫的案子。

科 哦，報上這麼說，可是，這又有什麼稀奇，一個妓女，算得什麼？

伊 (有點失態的興奮) 案子沒有什麼稀奇，可是，女人實在漂亮，方才聽人說，開

科 審的時候，把法院門口的交通塞住了。

科 那——倒……

伊 不過這依舊是浪費啊，爲了一件不足道的小事把咱們公爵爺的晚會也糟蹋了。

那 那一半也是弟弟的個性，不論什麼事情總是非常認真。

科 那女犯人是——

伊 本來是一個伊格窪村的孤女，起初是跟一位貴族有關係……

那 伊格窪村。

伊 可不是，就是你們那兩位老姑母的地方。

科 後來呢？

伊 後來嗎？那還不是可以想像的一套，放棄，墮落，殺人……咳，這一類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了。

眉 科 （振作一下）你們儘談這些幹什麼呀，不是說：查爾維揚斯基將軍……（話未完）
啊，咱們的陪審官回來了。

科 （特第米德里穿着考究的禮服，但是神志恍惚不定。）

伊 啊，特米德里，正在談到您呢。

眉 （充滿了愛情地迎上幾步）特米德里，大家等慌了，以為你不來了呢。

涅 （吻了眉西的手）對不起，我們那個會議散得太晚了。

眉 休息一下，您——

涅 多謝。（很勉強地和大家招呼一下）

伊 好啦，坐下來休息一下，我知道陪審官的會議一定是又傷腦筋又費心機的，你這位陪審官老爺心腸好，加上犯人又是一個可憐的女人。

涅 （神色有變）唔，依格納底……（中止）

眉 您喝茶嗎？

涅 （強笑，）不用，（補了一句）謝謝？

科 我有一個畫家的朋友常常喜歡到法庭去找材料，居然畫出了不少名畫，第米德里，你畫得好不錯，今天爲什麼不把那漂亮的女犯人速寫下來，給我們賞識一下。（哄笑）

涅 （神色驟變，不自覺地）我不是畫家。（這話講得很失禮貌）

那 (走近他身邊) 怎麼的？特米德里，你——

科 (解嘲地笑) 我早就說，陪審官的職務，對於你是不大適合的。

眉 (從桌上取了一杯酒) 好，好啦，別談這些了，特米德里；你一定很累了，休息一下，聽聽音樂，悲多芬還是柴可夫斯基？

那 (恢復了一點。微笑) 不，我不想聽，(對大家) 對不起，我今天不大舒服。弟弟，你一定是太疲倦了，咱們到後面去坐吧，眉西，你陪特米德里，安靜一

下。……(那它莎和伊格納底和科薩柯夫帶着不審的表情，站起來。)

濕 (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 唔，對了，伊格納底，你等一等，(對眉西) 眉西，對不起，我有幾句話跟伊格納底商量。

濕 那我到後面去坐坐。

眉 (拉住他的手) 不，眉西，你，留在這兒聽我說。

科和那下場，徐遲地樂聲又起，第米德里低首凝思，一言不發，伊格納底不懂他的意思，望了一眼眉西之後：)

伊 你說……特米德里，噢，對了，今天的案子審得怎麼樣？

涅 (痛苦地，頭也不搖) 沒有怎麼樣，不過又把一個沒犯的人判了罪……

伊 (吃驚) 沒罪的人？笑話，用毒藥藥死了人，沒有罪？

涅 (反抗地) 你怎麼知道是她藥死的？

伊 (問住了，) 我？我根據檢事的陳述……

涅 我有充分的理由證明，兇手不是，卡—— (改口) 不是馬斯洛華，不是，這一羣法官簡直是混蛋，他們爲了要早一點回去吃飯，爲了要赴一個女人的約會，便輕輕地把一個人的性命送掉了，她沒有罪，那是一看她的眼睛就可以知道的，伊格納底，你是一個有權力的法官，不應該主持公道……

我？(儼然) 你得知道，法官的職分就是在保持法律的尊嚴

法律，法律不是爲我們幾個少數人而設，法律應該一律公平……

(吃驚) 怎麼的，特米德里，你看，你的面色也變了……

特米德里，什麼斯賓塞爾，達爾文，傅利葉，把你的頭腦弄混亂了，特米德里，(看了一眼眉面) 說得不客氣一點，你被這些學說迷糊了，你忘記了你自己的身分……

涅 我過去迷糊過，可是今天倒驟然的清醒了，我懂得了那些人有罪，那些人無辜，伊格納底，告訴你，今天應該判罪的在這兒，是我，是我們，不是那個無辜的女人！（俯首）

特米德里……

（抑住痛苦）不，伊格納底，聽我說，我要請求你的幫忙，我要替這個沒有罪的女人上訴。

伊 上訴？那先得經過大理院，讓我明天調案卷來看一看，憑法律的眼光，看有沒有上訴的根據……

要是沒有話？

伊 那有什麼辦法？二十年徒刑，或者充軍西伯利亞。

（音樂停，那它莎出來在門口站定，）

涅 伊格納底，這不是太殘忍嗎？要是不能上訴的話，我打算到皇帝陛下前面去請願……

伊 那，你也不妨試一試，不過，特米德里，幹嗎，要這麼小題大做呀？天下，這

樣的事情多得很呢。

弟弟，什麼事呀，不要太興奮，你不過是一個陪審官，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你已經對得住你的良心。

良心？對了，我就是爲了覺得對不住自己的良心。姊姊，你不知道，誰使這個女人墮落，誰使這個女人犯罪……（與奮到戰慄，講不下去）

（走過去扶着他）特米德里，你安靜一下，有話放着明兒講吧，（對那它莎）那它莎，他太累了……（昂奮）我不能再幹這樣的事情，我覺得，不能由我們的過失而使這些無辜的人受罪。

不，不，我不累，我現在頭腦很清楚，我覺得我已經接近了真理的邊緣，我懂得了我今天幹些什麼把戲……

（忿忿地）特米德里，我提醒你，你的話不很妥當。你要懂得，不尊重法律就是叛逆，

叛逆！伊格納底，你知道，監牢不一定能夠使人悔改

（笑）要沒有監牢，老弟，你我恐怕也不能這麼舒服地坐在客廳裏面了，（回頭

那 望了望他的妻子）對不起，我不能替你幫忙。（欲下）
弟弟，今晚上你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啊？你方才對他說的話，太暴躁了！冷靜一

下，眉西，你勸勸他（下。）

（眉西不安地望着特米德里）

特米德里？

涅 眉 （兩手抱頭苦痛地）我是一個歹人，一個惡漢，我做的事，不一件件都是很惡

毒，很卑賤麼？用母親的錢，舒服，悠閑，這不犯罪麼？我不能這樣過下去，

（站起來無目的地走），我沒有資格審判別人，人家應該來審判我……我能夠欺騙別人，但不能欺騙自己……

眉 （着急地走近他）特米德里，你怎麼了？你——

涅 （搶着說）我要洗刷我的靈魂，一次，二次，一直到乾淨為止，眉西，我不能

就下去，我要……

眉 （眉西拉着他坐下來，坐在他椅子靠手上，輕輕地撫着他的頭髮，然後充滿了憐愛）特米德里。

（慢慢抬起頭來望着她，覺得恐怖起來，嚴肅地）眉西！

（吃驚）什麼？……

（稍稍鎮靜了一下）眉西，坐下來，我有話跟你講……

不，特米德里，你太疲倦了，休息一下，明兒再談吧。

不。要講，我的良心很苦痛，請你原諒我……

（強笑）好，那麼你講吧。

（始終緊張）我講的話很嚴重。

（莫爾）特米德里的話，常常是很嚴重的。

不，今天，我得對你說真話，眉西，假如，我現在告訴你，我是一個不忠實的人，你怎麼樣？

我不相信——我只能說，這是你自己的空想，

不，眉西，我告訴你，我曾經做過一件很大的錯事，瞞着別人，自己也不覺犯罪的程度，可是今天，審判的日子到了！對於自己所犯的罪我感到戰慄。我認罪，我要自首……

眉 (漸感事態嚴重，斂了笑容) 特米德里，你做了什麼事呀，要這樣的煩心！
從審判所出來，我想了很久，我本來不想跟你說，你還年青，你太純潔，可

是，再想下去，覺得你也是使我苦痛的一個因子，我必需對你講真話，我必需
誠真地告訴你，我是一個放蕩的人，我犯的罪不止一次，我不配愛你，我只有
求你原諒……

眉 不，不，特米德里，我們之間早已經不該講這樣的話了，我不相信你有罪，即
使有，我也願意替你擔負……

涅 多謝你，但是，眉西，我不僅要說真話，更重要的還是要做真事，我背上背了
一個很重很重的負擔，我必須向一個人請求饒恕，我必須用我整個的生命，去
替他服務……

誰呀？她？

眉 (決然) 這就是今天審判的一個女人。

涅 (大驚失色) 什麼？

眉 我痛快地告訴你，今天站在法庭上的一個墮落的妓女，十年前也還是一個年

輕，純潔的女孩，她是我姑母家的一個養女，在一個復活節的晚上我佔有了她

……（苦痛使他中止）

啊……

眉 濕
（沈痛）她有了孩子被我姑母們趕出來，生了孩子，孩子死了，她就漸漸的學會了喝酒，抽煙，放縱，就這麼墮落下去，……以後就不用說了，十年，她已經變了一個人了，她變了一個最下賤的女人，一個罪犯……可是，誰使她如此，誰使她如此！

眉 濕
（掩面低頭）特米德里……

眉 濕
（看了她一眼，依舊低頭，沈默）

眉 濕
（沈然了一會之後，搖頭，獨自似的）可是，這不是你一個人犯罪啊，大家不全是這樣做嗎？你不是還可以得救嗎？你替她上訴，替她……

眉 濕
不，不，眉西，用不乾淨的金錢來磨滅罪惡這就是一件卑賤的事情：（決然站起來）我決定了，爲了贖罪，爲了彌補我過去的過錯，我決定和她結婚。

眉
（一怔）

濕 眉 濕 眉 濕 眉 濕 眉 濕
（講下去）使她重新做人，我打算跟她到西伯利亞……

（低頭沈默）

我請你寬恕。

你不能……（淒然看了他一眼，少停）特米德里，過一個時候，你不是可以漸漸的忘記嗎？你依舊可以快活地生活……

不，眉西，欺騙自己比欺騙別人更加難以饒恕。我要說真話，做真事……

（淒然）那，你就不用說這些話了。特米德里，我相信你的誠實，不用管我，你認為正當的事，一定是對的。不過，我很傷心，從今日之後，你就離開我了。

（感動）眉西，我真想不到能在這個圈子裏聽到良心的聲音（拉住他的手）

眉西，你，你是聖比得堡的奇蹟……

（慘然一笑）人有不同的境過，人有不同的性格，就有不同的運命，你不能對我有很大的希望

不，不，祇要有這份好的心腸……

（搖搖頭）人的心，像一海流水，我不怕不覺悟，而怕覺悟的微波剛起來，立

刻又消滅了！

眉西！你——

不，不說了，說了怪傷心（聲音變了）。

（扶着喝醉了酒的科薩柯夫從裏面出來）眉西，眉西（看見了這個情形）怎麼

麼，你哭了，你們又拌了嘴？（扶科坐下）

（強笑）不，我很高興，我很高興，那它莎，啊呀，你的衣服真漂亮……怎麼的，喝醉了，（拉着那它莎）來，咱們痛快地玩一下……（下場，那它莎莫名其妙地望着她，跟下。）

（慘痛地看他下場之後，走到科薩柯夫身邊，）賽米洪。

（抬起頭來）嗯？

我要拜託您一件事。

我？什，什麼事啊？

你認識典獄長吧？

獄典長？是啊？什麼事？

科 混 科 混 科 混 眉 那 眉 混

我要去看一看女犯，準備上訴的事情。

（睜圓了眼睛）女犯，誰呀？

瑪斯洛華，今天被判罪了的女人，

你替她上訴？爲什麼？

不，賽米洪，你不用問了，我祇請你介紹，給我一個方便，其餘一切，你日後自會知道。

那很方便，我明天跟他講一下就行，可是，特米德里，你幹嗎要管這些閑事？爲了一個下賤的女人……

漚

下賤？不，我相信靈魂下賤的人比身體下賤的還要下賤，不知道自己靈魂的下

賤！這是可怕的事啊！（直望着他）

科

（恐怖）特，特米德里，你說什麼，我不大懂你的意思，好，我一定給你介紹

……（倉皇下場）

（同時，伊格納底，那它莎登場差不多和科薩利夫相撞。）

那

啊，賽米洪……那兒去？月亮出來了，來來……

伊

乾杯，賽米洪，（踮跟地）噢，特米德里，莫斯科的春夜真美的呀……（牽着那它莎的手踮踮地自右手下）

（嗤笑之聲，點在狂風暴雨般的悲多芬樂曲裏面。）

（舞台上祇有有特米德里一人：低下的頭漸漸地抬起來，眉宇間露出深甚的決意）

涅

我一定得離開這個地方（默禱一般的低聲）我要上帝幫助我，住在我心裏，把所有污穢的事情完全沈掉……

（眉西沒有聲音地自後面出來，站住，望着他的背影，不禁悲從中來，掩面而泣）

——幕——

第四幕

翌日下午。

監獄的接見室。舞台前是半灰色磚牆砌着的狹長形的犯人接見室，隔着一道上半用鐵絲網攔着的壁，可以看見監獄的甬道，接見室左右各有小門，左上右下。

幕啓時，隔着鐵絲網的壁，三組犯人在接見他們的親屬，第一組是一個農民在望他的母親，第二組是一個侍女模樣的人在探望一個服裝質素，可是面目秀麗的女犯——馬麗·潘甫洛維娜，第三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在探望她的母親——也許是姊姊，她叫維拉·杜赫娃。

遠遠的犯人們的高歌聲，鐵鍊聲，獄卒的步伐聲，鐵的啓閉聲，以及會見的談話聲，啜泣聲，混成一片。

獄卒走到第一組的農民前站定。

獄卒時候到了。

農 媽，還有什麼話？您……

女 囚 （忿忿地）沒有話，你要記住，那鬼律師來的時候，別再給他錢了，騙子，騙子！（喃喃地講着，自甬道下。）

農 媽——（望着她走了，低頭下）

（第二組相對不講話，第三組的小孩儘哭，無言少頃。）

瑪 麗 （決然地說）下次你不用來了，回去跟老爺說，我不是早已經聲明，我不是他們的女兒？

侍 女 可是小姐——太太要我跟你說……

瑪 麗 我不是小姐！回去跟老爺說，不用請律師，不用跟我辯護，一切事情我自己負責，我沒犯罪，我不需要反悔……

（這時候典獄長陪了涅赫留道夫登場，獄卒行禮。）

典 獄 （帶講帶走）這一邊本來全是女監，因為國事犯太多了，就分了些到這邊來，女囚裏面，大部份是已經判決了的……

農 （想了想）怎麼方才還看見小孩，那些小孩也是犯人？

典 不，公爵，這些都是女犯的孩子，外面沒有親戚朋友，就帶到監獄來了。
涅 唔，（自語）沒有親戚朋友。……

馬 （大聲的）哭什麼，我最討厭眼淚（侍女拭着眼淚，下場）

涅 （吃了一驚，注視着聳了聳肩膀昂然而下的馬麗，對典獄長）這是——？
典 說起來，實在很奇怪，這位是潘甫洛維茲騎兵大將的小姐，爲了參加一個政治性的集會……

涅 （慨嘆）判了罪嗎？

典 還沒有，不過她非常倔強，在法庭上拒絕問話，大概又是……
涅 大概怎麼樣？

典 （苦笑）大概是二十年的徒刑，……

涅 二十年？

典 （裏面呼聲：「馬斯洛華」，……）

典 （馬斯洛華——卽卡丘莎——穿着白色衣服，束着腰帶，胸間的衣服高聳起來，頭巾底下露出隨便地糾結着的黑髮，抬着頭，挺着胸脯露出一種極爲

閃爍的態度。站在鐵絲網前面，望着涅赫留道夫，似乎有一點驚奇疑問的神色，不認識他是誰，祇朝他淡淡地一笑。）

（緊張而又痛苦地走近鐵絲網，要講話時，被第三組的那小女孩的尖銳的哭聲所打斷了，回頭來對獄長）隔着這鐵絲，簡直不能講話，可不可以……

（想了一想）好吧，公爵，我特許她在這兒和你見面，（對看守）把馬斯洛華帶到外面來；（再對公爵恭敬地行禮）公爵，不奉陪了，您談過話，再請到辦公室來休息……（下）

多謝！

涅赫留道夫 卒

卡 卒
（走到涅赫留道夫前面，漠然地）老爺，您有什麼事嗎？

涅赫留道夫 卒
（遲疑了一下之後，）是啊，我想跟你講話……

（這時候第三組的小女孩哭哭啼啼地下場，被探訪的女囚維拉·杜赫娃向涅赫留道夫凝視了一下，好像認識他似的，要和他講話，被獄卒催着走了。）
噫，您說什麼？我聽不清。（聳了聳肩，在涅赫留道夫身旁的椅子上坐下來，

邊 整了一下裙子。）

你不認識我嗎？

卡 歪着頭端詳了一下）好像見過，噢……

濕 卡 脫下帽子）你還認識我吧，卡丘莎。

卡 濕 卡 吃驚）什麼？你——

濕 卡 差不多要淌下眼淚）我知道你不會寬恕我的。可是，我還得請你饒恕……

卡 濕 卡 用眼睛瞟了他一眼）你怎麼會找到我的？

濕 卡 前天開審的時候，碰巧我是陪審官，你沒有看見我麼？

卡 濕 卡 搖頭）沒有，我怎麼會想到啊，你坐得那麼高……

濕 卡 唔……我也想不到（想了一想）聽說你有過一個孩子？

卡 濕 卡 噫，生過，幸虧不到幾天就死了。

濕 卡 爲了什麼？

卡 濕 卡 爲了什麼？我也生病呀，交給一個產婆，沒有奶吃，當然會死啦。

復 活

卡 那還用說，丫頭懷了孕，當然會趕出來咯。（浮出一陣冷笑）這些事，不用談了，我一點也不記得，什麼都完了！

涅 不，不，沒有完，我不能讓他這樣下去，我現在打算向你贖罪……

卡 贖罪，不用說了，一切事情，都過去了。（寂寞地一笑，站起身來，看見那獄卒站着，回頭對涅做了一個眼色，低聲地，）給他（做手勢）兩個羅布。

涅 （想了一想，才領悟她的意思，對獄卒勉強地笑了笑）我們談幾句話，（把錢給他）

（獄卒恭敬地一禮，走出會見室外面去，但仍在甬道上走來走去，）

（卡丘莎很快地從懷裏掏出一根紙烟來，再掏出一根火柴，在脚上一擦，吸烟。）

涅 （望着她的這種神情，苦痛益甚，咽哽地）卡丘莎，我說不出的悔恨。

卡 不用說了，現在已經判了罪，……四年……

涅 不，我相信你沒有罪。

卡 當然沒有罪啊，我又沒有謀過財，我又沒有害過命，聽同號子的人說，都是律

卡 涅 師不好，你知道，上個呈文，要化很多的錢啊！
是的，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律師的關係很大。

卡 涅 要請律師，就得請個有名望的才好。

卡 涅 一定的，我一定盡力去做。

卡 涅 （點了點頭）你待我很好，實在說，班子裏的老闆娘也不錯，這烟捲兒就是她送給我的，祇要有烟，有酒，那就好了，對不起，你能給我一點錢嗎？

卡 涅 （對於她的態度有點吃驚，嘴唇抖着）當然，……（摸口袋）
也不要多，十個羅布，要是你方便，十個羅布就足夠了。

卡 涅 （捏錢給他）你要用錢的時候，……

卡 涅 （做眉眼）噓（低聲地）等看守走過去，不然會給他搶去的，當心，當心，拿來，好，謝謝你。

卡 涅 （凝視地望着她）卡丘莎。

卡 涅 還有什麼話嗎？（把煙尾丟在地上，粗魯地一脚踹滅了）

卡 涅 卡丘莎我來求你寬恕，你却沒有給我回答，你——恨我嗎？

卡 (漠然) 幹嗎要恨你呀？

涅 卡丘莎，你還記得巴洛窪村嗎？那時候……

卡 (用手背擦了擦嘴) 我什麼都忘了，講過去的事，有什麼用？

涅 不，我是爲了要贖我的罪，我已經決定了，要救你，爲了你，我什麼事都可以

卡 做，我可以丟掉我的家，我的生命，卡丘莎……

涅 你這人怎麼的，老講怪話，這有什麼用啊。

卡 不，卡丘莎，從今天起，我把全生命交給你，我不用話來贖罪，我要用事實來

涅 贖罪(嚴肅地)我決定了，卡丘莎，我要和你結婚，……

卡 (感到衝擊，瞪眼，但又冷冷地笑了) 你說笑話。

涅 不，我對上帝發誓，凡是應該做的事情……

卡 (旋轉身體來向着他) 上帝？你又記起上帝？(歇斯的里地)要是十年前你還

涅 記得上帝，那就好了。(吐了一口氣，從身邊摸出一個酒瓶來喝。)

卡 (不堪苦痛) 卡丘莎，你喝醉了，對嗎？我方才跟你說，……

涅 我醉了？不，我很清楚，(喝了一口酒) 我嗎？即使喝醉的時候，也能記得自

已講的話的。（聲音急躁起來）你老講笑話，我是一個妓女，一個囚犯，你
吶，一位貴族，你快到貴族小姐那邊去，別在這兒拿我開心，講什麼笑話，

（全身戰慄）卡丘莎，儘管你講得多麼殘酷，我都能接受，我的罪大，……
罪？你知道了有罪？糟蹋了一個女孩子，給一百個羅布，那時候你不覺得有
罪？

（把視線避開她）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卡丘莎，我決定不再離開
你，……

不再離開我？這可能嗎？（冷笑）你，……

卡丘莎：（去握她的手）

（突然露出怒容，趕緊抽回她的手喊）給我走開，你是公爵，我是囚犯，別在
這兒鬼混，你，你又打算拿我來救你的靈魂，……？（索性把她的心裏所感到
的全部表示出來）十年前，你把我做了你快樂的犧牲，現在，你又要把我做懺
悔的口實，我討厭你，討厭你的臉，你的樣子，你的眼淚，什麼都是假的，

什麼都是假的，（一邊喊嚷，一邊跺腳）給我滾，滾出去！（獄卒怒沖沖地跑來）

獄卒 嚷什麼？你——（差不多要打她的樣子）

卡涅 卡涅 （攔住他）不，不她太興奮了……

卡涅 （俯在板桌上哭了）天哪，那時候，我爲什麼不死呀！

卡涅 沒有什麼事，您別管她。

獄卒 公爵爺！這些人全是沒有救的，她們的靈魂已經死了（要出去又回頭來）公爵

爺，請您不要給她錢，有了錢，她們就買酒喝，全是酒鬼，這有什麼辦法！

（走向甬道去了。）

（無言）

卡涅 （好不容易忍住了哭，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摸出手巾來揩了一下）爲什麼還不

走啊！

卡涅 （滿臉流淚）卡丘莎，你不相信我嗎？

你說跟我結婚？不，我回答你說我甯把自己殺死！

濕 但是我願意爲你服務，一直到你，……

卡 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要你的幫忙。（又忍不住哭了）

濕 卡丘莎……

卡 （不理，依舊哭着。）

濕 （搖頭嘆息，想要走了，又回頭來）卡丘莎，別的事現在不用談了，可是你的案子還得趕快上訴，兩個禮拜之內，案子就要提到大理院去……

卡 （抬起頭來，瞪着他，態度稍稍平靜了一點）

濕 我請律師擬了一個呈文，照規矩要你簽上一個名字。

卡 簽字？

濕 對了，有了你的親筆簽字，就可以到比得堡去……

卡 （始終是不熱心的態度）好吧，我簽個字試試（冷冷一笑）

濕 （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折疊的紙來，走到桌邊）請你在這兒，……

卡 （拿起筆，很不自然的樣子，簽了字）別的還有什麼要寫的？

濕 行了，明天就送上去，要是大理院不行的話，我一定替你到皇帝那裏去請

願。

（無言，低下了頭）

卡丘莎，……方才對你講的話，……（正要講下去的時候，甬道後面喧鬧聲大作。看守緊張起來，鐵鍊之聲，皮靴聲，鞭打怒罵之聲。）

（走到鐵網邊去張望了一下，對獄卒）什麼事？

獄卒 回公爵，囚犯鬧事，一個波蘭孩子，不聽管束……

不是說，新式監獄已經廢除體刑了嗎？

獄卒 是，可是不服管束的時候，就難免懲罰一下。公爵爺，馬斯洛華的會見時間，已經過了。

喔，對不起，那麼，卡丘莎，再見，過一天再來看你……

卡 噫，（一轉念）你也不用來了，這些地方……（下）

典獄長 （怒烘烘地經過甬道）混賬，簡直無法無天，（命令）加一道鎖鑰！（卡丘莎從他身邊走過，望了她一眼，回向赫留道夫，改變態度）噢，公爵談過話了？

是，多謝你給了方便。

（摸了摸袋子）喔，對了，方才有一個女犯，叫維拉·杜赫娃，您知道嗎？

（不審）維拉·杜赫娃？

大概是，方才你來的時候看見了你，她寫了一個便條，……要看守送給你……

（取過便條）

（看了之後，想）這是……

一個政治犯，牧師的女兒……

（恍然）啊，對了。幾年前我在獵場裏遇見過她……現在……

替革命黨送信，判了十二年徒刑。

我可以見她？

對不起，政治犯除出親戚和保護人之外，是不准接見的。

要是我可以做她的保護人，那……

那也得要有律師的證明文件。

好吧，我立刻去辦這手續，（打算完了又回轉頭來）那麼請你代我致意她，辦

好手續，我親自來看她，還有，假如她需要什麼東西……

不，她發在獄醫院裏工作，生活過得很好。

（眼睛一亮）犯人可以發到醫院裏去工作？

是，只要有有地位的人擔保……

那麼，馬斯洛華也可以，這麼辦嗎？

（想了想）可以，祇要公爵爺負責擔保。

那好極了，我立刻去辦這個手續。

（笑着）公爵爺，你真是一個好人。什麼事情都是有求必應，其實，對於那些革命黨和十惡不赦的刑事犯！

（決然）不，別人可不知道，維拉·杜赫娃實在是一個好人，她很老實，她，我簡直不相信她會去幹這麼危險的事情。

是嗎？在監獄裏，她也很守規矩，請……

（二人相偕下）

（遠遠地蒼涼的歌聲又作。）

（歌聲：「想望望天邊的雲樹，

奈眼前是萬丈高牆，

手扶在鐵欄杆上，

癡癡的想我的家鄉。」

（涅槃留道夫若有所思，典獄長怒形於色。）

（夕陽斜射進來，鐘聲……）

——幕——

復

籍

八
八

第五幕

監獄醫院內。

灰色磚石封鎖着的一室，準備室兼調藥室。左側是帶斜的一排鐵柵，有兩個接遞藥方的小窗口。中央是大藥廚，放着各種藥瓶之類。兩端各一門。

幕啓時，維拉·杜赫娃忙碌地在調製藥劑，把一包藥從窗口遞給一個囚犯。鐵鍊聲，囚犯下。

看護長匆匆進來。

看護長 快一點，十二號的敷藥送去了沒有？

維 〔回頭來〕，才送去。

看 五號還得換藥，外面又送來了一個打傷的犯人。

維 打傷的？

看 〔嘆息〕這些政治犯啊，真是，太囑強了……〔門推開，滿臉酒刺的藥劑師埃斯狄若夫嘴裏啣着香煙進來，喊着——〕

埃 馬斯洛華！（一看沒有她，便對維拉）馬斯洛華那兒去了？

維 （客氣地）在給五號的病人換藥，有什麼事嗎？

埃 沒有什麼……對了，她回來的時候，要她到我房間裏來一下。

維 是。

看 哼，埃斯狄若夫又喝了酒了

維 是嗎？我倒沒有當心。

看 （收拾了一下器具，將處方箋整理了一下）維拉，你看，馬斯洛華在那裏能做
得慣嗎？

維 什麼，馬斯洛華？（笑了笑）當然啦，不是大家都在講她好嗎？又勸導，又勸
明，不到兩個月，普通的工作都會做了……

看 不，我說的是品性方面……我說，班子裏出來的人，要改掉那種不好的習慣，
普通是很困難的，（拿了一支烟）對了，她那位癡心的公爵爺，近來怎麼樣？

維 （繼續工作着）聽說，到聖比得堡去給她上訴了。
看 唔，看不出，馬斯洛華倒有點兒福氣，有錢有勢的公爵爺肯這樣替一個班子裏

的姑娘操心。

（看了他一眼）唔，他們兩個都是好人。

（笑）我沒有說他不好呀，維拉，那位公爵多少年紀？

三十幾歲吧。（自語似的）自從他到這兒來過幾次，託他幫忙的犯人可真不少啊，肯替吃苦的人幫忙，總是好的，（瑪斯洛華穿着綠色柳條上衣，潔白的圍裙，一條白色毛巾把秀髮覆住，態度很愉快，急忙忙地進來）。

喔，瑪斯洛華，我跟維拉還在講你——和，你的那位公爵。

（愉快地）別老講這些好不好？維拉，不是說，今天要給病人換床單嗎？

是，不過，還早呢……

瑪斯洛華，維拉在稱讚你，想不到你過得慣這種生活，怎麼樣，息一下吧。

（遞煙）抽煙。

（婉謝）不，謝謝

別客氣，不是以前抽得很利害？

（笑）戒了。（對維拉）要不要我來幫你？啊，對了，我給你到廳房裏去拿藥

瓶子。(輕快地下場)

(望着她下去之後)全變了一個人了，瞧她這高興的樣子。

(二人分頭工作。)

(突然，門外鎖鍊聲，重物落地之聲，維拉驚視窗外，呻吟聲，維拉奔出。)

(聲)怎麼的，啊……

(聲)卡丘莎，扶他一下……

(差不多左右同時，從右邊的門卡丘莎和維拉扶了負傷的犯人西蒙生登場，從左邊埃司狄若夫聞聲出視。)

讓他休息一下，瞧……

可憐啊，打得這什利害，去再給他拿點紗布來。(卡丘莎正拿紗布，埃司狄若夫虎虎地……)

出去？出去？這是什麼地訪？

對不起，是我讓他進來的，血淌得太多，他發暈了。

埃 不行，看見外面的佈告沒有？「犯人不得入內」，出去！

卡 （回身過來）讓給我給他敷點藥……噢，埃司狄若夫先生。對不起，他傷很重

埃 （看見卡丘莎，氣平了一點）好吧，瞧你份上，包好了就出去，這是院裏的規

矩！（回身下）

維 是。（二人都看把藥膏和紗布敷和卷。）

（西蒙生是一個體軀魁梧的人，粗硬的頭髮多皺的額額，深藍色的眼睛，一方面是天真，而一方面又是莊嚴的態度，身上傷痕累累，此時漸漸抬起額來。）

獄 （一個矮個子的獄卒虎辣辣的奔進來，發見了他，回頭喊：）
在這兒了？（對西蒙生）媽的，不怕丟人，這麼大的個子，挨了這幾鞭，就裝

死，走，歸號！

卡 （西蒙生毅然的站起來）

慢，還沒包好，（趕快給他包紮。）

西 (對卡丘莎和瑪地) 多謝。(昂然欲走)

卡 不，不，等一等。(對獄卒) 看我份上，讓我給他敷點藥。(對西學生) 歸一
下，別動。瞧，又出血了……

獄 (跟在後面) 媽的，會裝假

卡 (包好了) 好一點嗎？(望着他) 幹嗎生這麼大的氣呀！

西 (望了她一眼) 謝謝你。(被押下)

卡 誰啊？他。

維 不認識，聽說是一個稅務官的兒子，叫西藜生，也是政治犯。

卡 年紀很輕吧。

維 不過二十幾歲。

卡 (整了一下頭髮) 我真不懂，這些人都有點怪，幹嗎要這樣的吃苦呀？(籟)

維 幹嗎？(不自覺地看了一下周圍) 前天給你的書，看了沒有？

卡 看了，有許多地方看不懂。

維 那過一下跟你說。卡丘莎你在這兒過得慣嗎？

卡 (聳了眉毛) 怪話，爲什麼會過不慣？我覺得，這兒太好了，藥水的氣味很好

聞，這是一種清潔的氣味。

維 噫，你在這兒過得好，你的那位公爵爺一定是很高興的。

卡 (作態) 怎麼的，維拉，你又講他了，我不准你說。

維 爲什麼？他不是一心一意的希望着你嗎？

卡 那，是啊，可是，我，說不出，我有點怕……

維 怕，怕什麼？

卡 我怕……怕我累了他，你知道，不論怎麼樣他總是一個公爵，像我這樣的人

……

維 不，(正經地) 卡丘莎，上次不是跟你說過……一個人的價值……

(埃司狄若夫進來看見維拉在和她講話，想了想……)

埃 杜赫娃，你去病房裏看一看，十四號的魯杜夫快要死了。

維 當真？(匆匆下場，看護長放下手裏的工作跟下)

卡 我也去。

埃 等一下，馬斯洛華，我（把門關上）有話跟你說。

卡 什麼事，請說吧。

埃 你，本來的名字是——？

卡 卡德林……

埃 （一邊打開藥廚的窗，從藥瓶後面取出一瓶火酒來，酌了兩杯，遞一杯給卡，邊說）不是大家叫你留巴菲？

卡 不，謝謝，不喝。

埃 留巴菲，「受情」的意思，很不錯，以前在莫斯科的時候，客人也不少吧。

卡 （低頭）嗯。

埃 聽說有人愛你愛到發了瘋，要想把你救出來？

卡 （不耐之態）對不起，我還有事。

埃 （攔住她）沒有關係，規矩儘管嚴，耍玩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既然把你派到配藥室，那你就跟我有點姻緣（猥褻地）留巴菲，今天晚上你來找我，好嗎？（把鑰匙給她。）

卡 埃 卡 埃 卡 埃 卡 埃 卡 埃 卡 埃 卡 埃

（欲怒又忍）請你，讓我走吧。

（嘻皮笑臉）急什麼，收下，九點鐘，我有好酒，還有……

（勃然）請你離開我！

唔，怎麼的，你——

（再用哀求的口吻）對不起，讓我走，我還有事。

何必何必，留巴非，你又不是什麼千金小姐，還不是做慣了這一套，我決不能

虧待你，我有錢，留巴非，哼，裝什麼正經？

你不讓我走，我就賊了。

賊？我怕你賊嗎？小寶貝，別——（去抱她）

放開！

不放！

（打他）打你這狗東西！

什麼！（回打她）

你看護長社，數秒鐘後維拉跟社）

復

話

埃 君

什麼，在這兒胡鬧起來，還成什麼樣子？埃司狄若夫，你也得小心一點。

什麼，要我小心一點，你還看不出來？爲着這兒的工作，請您今後別在把不規矩的女犯人調到這兒來，好嗎？我在這兒整理藥瓶，她要我喝酒，還接我的領子。

什麼？你瞎說……

誰瞎說呀？（對看護長）全醫院的人都知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當過妓女的，就好不了！

（差不多氣得要哭了）你，你這不是人的東西，看護長，你別相信他，他的話別多說了，回頭把東西收拾一下（狠狠地）我看，對於你們這種人，監獄是最妥當的地方。

不，看護長，我沒有做錯，全是他……

（儼然）大家都去工作，（對維拉）明天就把她送回監獄去。
對了，把這些壞人放在醫院裏，就簡直使人不能工作。

埃 君

君

卡

埃

卡

看 維 卡 看 維 埃 維 埃 維 涅 維

（對卡）你也太不聰明，有了這樣的人情，能夠在醫院裏工作，這是多麼好的啊，現在什麼都完了……

看護長，我看，馬斯洛華不會……

別多說了，（對卡）怎麼的？你——

（反抗地）好，我就去！（下）

（望着她下去了之後，黯然，好容易）看護長，十四號的小孩子死了。

我知道（推門而出，埃司狄若夫正要跟着出去）

什麼？

你不覺得，馬斯洛華很可憐嗎？為什麼要使她在去受罪？

受罪？不中抬舉，有什麼辦法，笑話，居然對我擺架子！

那麼你說，一個人——

（正在這時候，叩門聲，旅裝的涅赫留道夫輕輕地推門進來。）

（在門口）可以進來嗎？我要找一個……

啊，公爵，沒有關係，請進來。

復

活

（望了一下看不見卡丘莎，看見了杜赫……）
了，一向好嗎？

多謝，公爵是從……

嚶？才從聖比得堡回來，——

請坐，聖比得堡，近來有什麼新聞

（埃司狄若夫將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回身進去。）

唔，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新聞……對了，維拉，我這回去整理家產，把所有的田地，都分給了農民……

（微微吃驚）富貴？

我覺得很愉快，好像從身上脫下了一件很緊很窄的衣服，我現在不再享受不該享受的錢，我可以替別人幫忙……維拉。

馬斯洛華怎樣？她好嗎？唔，是的，她，她……（低頭不語）
怎麼的，她，近來，

（低聲）方才……

看維程

看程

看程

看程

（看護長推門進來，對公爵很殷勤地行了個禮）

公爵，您好，才來嗎？（對維拉）到病房去看一看。

是（下）

（對公爵）對了，您來得巧極了，要是遲一天，你担保的那個女犯，馬斯洛華就不在這兒了。

（吃驚）爲什麼？

公爵爺，你不知道，一個人墮落了一次，就很難得改變，她立刻就要送回監獄去，因爲——

因爲什麼？

方才我親眼看見，她跟這裏的一位藥劑師胡鬧，這種女人，我們實在不能管束他，生來的賤性，有什麼辦法？好像不跟男人胡鬧，就不能生活一樣，真奇怪，真奇怪。

（苦痛）這是……

我就去叫她，不過，公爵爺，我勸你對她也不必太好了。哈哈……（下）

復

活

101

涅

(跟着)這是什麼一回事啊？她真的？……會做出這種事來？不，不會……
……(沈吟了一下)可是，

(好像失却了一切希望似的頹然坐下，抱頭不語)看護長說，他親眼看見……

……(少頃)

(脚步声。抬頭，看護長陪着卡丘莎進來)

(卡丘莎很喜歡地跑近他)

啊，果真是你……(伸手過去)

(仔細地微視着她，有種說不出的錯綜的感情，遲疑了一下，低聲)嗯，是的，才回來。(不和她握手)

(笑容未斂)才來嗎？

是的。(生硬得很)我來給報告一個很壞的消息，你的上訴，被駁下了。

(低聲)我早知道，沒有希望的，(感覺到了，坐下，垂頭不語)

什麼的？唔，你也不用失望，我們還可以要求皇帝特赦。

(把淚汪汪的眼睛淒然的看了一眼)我不是爲了這個。

卡 涅 卡 涅 卡

涅 卡

卡 溫 卡 溫 卡 溫 卡 溫 卡 溫 卡 溫

那爲什麼？

（輕輕地望了一眼在室內踱來踱去的看護長）方才，大概他們已經把我的事情告訴你了。

（眉頭一皺，依然冷冷地）這有什麼關係？這是你的事情。

（感到傷心，要講話，但又中止了，低下頭，大粒的眼淚流下來）

（不安地從衣袋裏取出一個信封來）好吧，請你在這上面簽個字。

（用手巾擦擦眼淚）寫在……那兒？

（指點她）這兒，對了，

（放下筆從眼下偷看了他一眼，輕輕地）再見。（忍了心，快步下場）

（機械的地）再見。（伸出手去，但看見她走了，縮回來，沈思。）

公爵爺，你還打算替她上訴？

（似乎沒有聽見）唔？你說。

實在說，公爵你的心腸太好了，對於這種下賤的人……

（混亂的表情）不。哦，我，我得想一想。

(推門進來)看護長，院長請你有事。

(看了她一眼)那麼，公爵，再見。

(站在他面前，少頃)公爵爺，你覺得，很失望嗎？

(抬頭)唔，你說什麼？不，這是她的事情……

(愕然長嘆)咳，我祇聽見關門的聲音，一扇扇的門都關起來，難道一定要把

一個人逼到沒有路走，使她失望，使她自暴自棄，使她墮落嗎？

(憬然)什麼？杜赫娃，你說——

我覺得很冷，人與人之間，相隔得多麼遠啊。

杜赫娃，我沒有這個意思，方才的事情，當然使我失望，但決不會動搖我的決

心，我要盡我的責任，我說的事，一定要做到底，不論他們把她送到什麼地

方，我一定要跟去。

(冷冷地)決心，是的，我相信你的決心，但是，對於一個人的復活失掉了信

心，這決心能夠保持下去嗎？

你說，我失掉了對她的信心？不，我一定要救她，爲了她的……

維 可是，你方才對她的態度！要是對於一個人有充分的信心，任何一個旁人的話，都不會動搖對於她的態度的。

濕 那麼，方才看護長的話……

維 這還不很明白，可是你，公爵，連讓她辯白的機會也封鎖了！

溼 (恍然) 對了，杜赫娃，你點破了我，我太自私了。(痛苦) 這麼多年，我靈魂深處的污穢，還沒有洗淨，杜赫娃，請你原諒我，我立刻就去找她……

維 (低沈地) 她走了，走得很淒慘。我送到她門口，說，堅強一點，別淌眼淚，她回答我說！我不怕監牢，不怕西伯利亞，而怕的是連你也失掉了對於她的信心。

溼 (痛苦) 啊，我很慚愧，維拉，那麼請你告訴她，我此刻很高興，她已經回到人與人之間的冷酷和溫暖，我決定和她們一起走，不論到什麼地方。

維 她就要走了？

溼 定了的日子是七月五號出發，也許，你跟一大批人都在內。

維 那麼請願的事呢？

維拉

復

把手續辦好，我立刻趕上來，（伸手和維拉握手）維拉，我此刻真高興，我忍着痛苦，又揭去了一層心上的污穢，再見。
（愉快地）再見。

一〇六

——幕——

第六幕

西利亞的一個荒涼的寒驛。

風雪。

囚徒小舍的一角，圍着短柵，入口處站着一個衛兵，枯樹積雪，遠遠的教堂，曠漠的原野，點綴着一些疏落的白樺林。

清晨。

驛馬車的鈴聲，隔壁刑事犯室的喧響聲

一羣叫賣的婦人和孩子從短柵外面透出頭來，大聲呼喚。

(聲) 買魚呀，五個哥必克！

(聲) 有鷄子兒，鷄子兒，牛奶……

(聲) 麵包，麵包，……

一個囚犯：三個哥必克，行嗎？

(聲) 沒有虛價……

（軍官聲）「賣東西的，站開，站，開，（皮鞭聲）這小子！」

（嘈雜聲漸遠）

陰暗的囚室中，犯人們用枯柴起火，圍坐着，一個哲學家氣質的老犯人把眼鏡架在鼻尖上，熱心地在看書，杜赫娃，在添枯柴，而包蒼白的年輕囚犯阿納德利，克里淑夫躺在一堆枯草上喘氣，不斷的咳嗽。秀美溫柔的瑪麗，巴甫洛維娜端了一碗熱水，在侍候他。西蒙生在整理他的背囊，把幾本打濕了的小書愛惜地拿出來，翻了一下，交給杜赫娃。

西 維拉，對不起，烘一烘。

（卡丘莎雖則加上了一層風霜，但比以前健康得多了，頭上包了一塊手巾，捲起了袖子在掃地，到老犯人前面的時候：）

格雷哥里伯伯，讓一讓。（老犯聽若無聞。）

卡佳！昨天我洗的襯衫乾了沒有？

天氣這壞，怎麼會乾啊。

（對西蒙生）符拉地米爾覺得冷嗎？

卡 西 卡 維

西 生了火，就好得多了，（望望天）瞧樣子，下午又該下大雪了。

卡 還說下午？不是已經在飄雪花兒了。

阿納德利 （掙起自身，覺得戰慄）哦，冷得很。

瑪 您躺着呀，起來幹什麼？

阿 有個問題要問問格雷哥里？

瑪 咳，急什麼呀，你在發燒……

阿 （躺下去）我真想不通，民權主義者都是些好人，爲什麼他們會幹出這樣的事

來？（咳嗽）

瑪 得了，得了，這問題明天要西蒙坐給你解答。

格雷哥里 什麼問題？（放下書開始捉虱子）

瑪 （對他做做眼色）沒有什麼？……格雷哥里，在找什麼？

格 找什麼？還不是找我的情人。（乾笑）

維 情人？怎麼的？

格 虱子是犯人最忠實的情人，隨你怎樣討厭他恨他，他老是跟着你。

（衆人笑）

（掃完了地，走到火邊，烘烘手）真是好冷。

（凝視着她）卡佳，來烤火吧。

不，事情多得很，也許這會兒就要出發，得收拾一下。

明天是復活節，要在家裏，多好啊，維拉。

復活節，跟咱們有什麼關係，誰復活了？我們復活了沒有？

（阿納德里轉帳不安）

（憂鬱地）瞧樣子很利害，他怎麼能走啊？

要是，（望着要下場的卡丘莎）你的公爵爺在這兒就好了，要他想法子說說

情，讓他跟瑪麗留下來。

（低聲地）知道他在裏兒呀。一路上來，我只碰到過他兩次。（下）

（對維）您方才講的話有語病，你的公爵爺這句話，要修改了，「她的公爵

爺」，那麼「她的西蒙生」怎麼辦？（乾笑）

（慘的臉上掠過一絲笑容）符拉地米爾，怎麼樣？你們的事大家都知道，卡

卡 西 卡 格 西 瑪 維 瑪 格 卡 瑪

佳跟你講話也老是臉紅。

維 對了（對西蒙生）：像孩子居然也會戀愛，見了卡佳，你就像個小孩子，坐也坐不穩，說話好像老是講給他聽。對嗎？

西 （低頭弄柴火）對，我很——（停了一下）我很敬重她，我覺得她的品性，是從苦痛裏鍛鍊出來的：我祇想幫助她，使她能夠有一份應該有的幸福。（低頭）幸福，遠得很吶。遙遠的西伯利亞，幸福在那兒呀！（又看書了）

格 （抬起頭來）幸福在每個人的心裏，祇要……

阿 （突然）喂，（指着壁牆上的字）這上面有字。瑪麗，你唸，寫的是什麼？

瑪 （一面制止他）你別起來，我唸。（看牆模糊的字跡）「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九月十七日，革命黨人一行被押過此，涅威洛夫與余同行，至喀山被絞死，余身心健康如常，同志們可請勿念。努力，奮鬥。」

西 誰寫的？

瑪 佩特林。

阿 佩特林走的也是這條路嗎？（對瑪）瑪麗，你看，我們一點也不孤單，這

條路上已經走過多少的革命家，已經流過多少血，他們不已經把路子指點得明白了嗎？（猛烈地咳嗽）

（撫慰着他）對，我們一點也不孤單，跟佩特林比較起來，我們這一輩子已經很幸福了。

但是，路還遠得很呢。（有點愴然）

（走到阿那德里身邊）所以啊，阿那德里，爲了要走完這條路，就得把身體弄好！

（流着眼淚）我，已經不行了，可是，（決然）假如人可以有兩次生命，那我一定要走完這條路的。（咳嗽）

（無言）

（棚外人聲，西蒙生，維拉，瑪麗走到門邊去看。）

（一個聲音：「從湯姆斯克一路來，全沒有上過手銬。」

（另一個聲音：「那是小孩子，不是小狗！」

（聲：「咳：受罪，小孩子有什麼用呀！」

維 瑤

（聲：「簡直是無法無天……」

（回頭問）那是誰？

一個刑事犯，老婆在路上死了，他就帶着那個小孩……

（聲：「誰說無法無天！」

（皮鞭聲。

（聲：「你想造反？我告訴你，這就是法，這就是天！」

（人們漸漸擠到門口來了。

（擠到門口）簡直混蛋！（緊了的拳頭）

（卡丘莎抱着一個兩歲的小孩子進來）

（對外面）對不起，讓我代他抱吧……（對維拉笑着）一個犯人的孩子……

（迎上去）啊，卡佳……

（大家讓開一條路，一個軍官傲然進來，後面一個兵押着一個滿面流血的囚犯，兩只手已經銬住了）

囚 讓我抱他……我祇有這一女兒……

軍官 (回頭斥止) 閉嘴。(對卡) 你是誰?

卡 馬斯洛華。

軍官 政治犯嗎?

卡 (搖頭) 但是，特准跟他們一起走的，(求告) 我求您，讓我代他帶……

軍官 代他帶，逃走了誰負責?

卡 在人的手臂裏，一個小孩兒怎麼能逃走啊。

(外面人聲：「讓他帶……」)

軍官 (輕薄地看了卡斥莎一眼) 也好，你負責。

(回頭對兵) 把他帶走!

馬 慢，等一等!(從懷裏取出手帕來，給囚犯揩去了臉上的血，) 我給她敷點

藥!

軍官 敷藥? 誰說的? 走!(兵帶了囚徒走。)

卡 (追上一步) 您放心，我帶她……

小孩 爸爸……爸爸……

卡 別哭，給你糖，牛奶……（親他）

軍 （對大家一瞥，正欲走，看見西蒙生怒目而視，站住，走近他一步）幹嗎？你

西 （嚴肅地）告訴你：方才你的行為很不對。

軍 你說什麼？

西 跟你說，你方才的行為很不對。

軍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你叫什麼？

西 符拉地米爾·西蒙生。

軍 哼，是你。不錯，你狠！早聽人說，你是小領袖，打算造反！是嗎？記住，總有一天，給你知道利害，（悻悻而下）

卡 （大家回來，瑪麗和卡丘莎哄着小孩）

瑪 （對瑪麗天真地）怪可愛的，瞧，那張小嘴巴。

卡 （一邊拿東西給小孩吃）可憐啊，小孩也受罪。

卡 可不是，要是送到育嬰所去，准是會餓死的。

卡維 卡佳，你是個好人。

這不是該做的事嗎？算得什麼？

卡維 懂得什麼事該做，懂得幫助旁人是一種快樂，這就好啊，要是特米德里知道了，一定是高興的。

卡維 （睜了維拉一眼，低頭不語）

卡維 （接過小孩）給我，來，給他一點衣服。（抱到裏面去了。）

馬卡 卡佳，公爵真的打算這樣永遠的跟着你嗎？

卡維 （沈吟了一下）他是這麼說。

瑪卡 那麼，他真的決心要跟你結婚？

卡維 （西蒙生望着瑪麗）

卡維 （低聲）我想，是吧；

那，對於符拉地米爾的問題，又怎麼辦呢。

卡維 （望西蒙生看了一眼，紅了臉）我沒有打算怎麼辦，可是，我是打算跟着大家一夥兒走的。

瑪 (吃驚) 跟咱們走，當真？(故意逗她) 跟咱走有什麼好處啊？

卡 (笑) 好處，多得很啊，跟你們在一起，我懂得了很多的事情，起先怕你們，現在不怕了你們全是好人，譬如瑪麗，你吧，起先有點討厭我，不，看不起我，對嗎？可是後來知道了我的過去，你就姊妹一樣的疼我愛我了。

瑪 (愉快地) 噯，沒有的事，我不是跟你很好嗎？

卡 以前，在班子裏，在牢裏的時候，我以為世界上全是壞人，男人拿女人當玩具，女人啊，像我的舅母，班子裏的那些老板娘，全是陰險，自私，拿女人當商品，……

西 (點頭稱是，對瑪麗) 你德，她講得不錯……

卡 可是現在，我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麼多的好人：我的心，好像突然的輕鬆起來，(合上書，拿起眼鏡，教訓的口吻) 好人，對了，卡佳，美國有一位哲學家梭羅說過：做好人，做公正的人，不要化什麼代價，承認別人的美德，也就是使自己豐富。

卡 (站起來，有一點感慨) 說起來很奇怪，記得在法庭上判決的時候，我哭得要

命，可是現在，我倒在感謝那位法官，要不是他們把我判罪，有許多事情，一輩子也不會懂呀。

單單懂了有什麼用，卡佳，你不懂的事多得很多。

（笑着）教我做吧，格雷哥里伯伯！

（外面警笛聲。）

（聲：「準備集合！」）

（聲：「喂，收拾行李，要出發了！」）

（人聲嘈雜。）

（聲：「還有半小時，收拾，要買東西趕快！」）

怎末辦？阿那德里怎麼能走啊……

（抱住小孩出來）跟解官商量，讓他留下

不，我要跟大家走，死也要走……

（婉曲地）阿那德里，你怎麼得車子的顛簸啊？

不怕，我可以起來，（掙扎起來了）死在你們身邊比一個人留在這兒好得多，

馬 阿 維 馬

卡 格

瑪 維

我可以走……

不：阿那德里……

卡佳。你來一下，把大家的行李整一下。（卡丘莎與維拉下）

（瑪麗扶了阿那德里起來，走向後面去，阿那德里咳嗽。）

（西蒙生趕快把衣服用具塞入背囊，格雷哥里把很厚的幾本書塞入包裹，繫在肩上，依舊危坐不動。）

（隣室歌聲蒼涼。）

（歌聲：「茫茫的西伯利亞，

是俄羅斯受難者的墳，

多少英勇的戰士，

被消滅在這萬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樣的無情，

鞭子又抽得緊，

每個人的身上，

復

活

三九

是一片血痕與淚痕！」

(馬靴聲，皮鞭聲，人聲嘈雜……)

(西蒙生虎的站起來，正要回內裏面去，卡丘莎提了一包行李，黯然的出來，放下，茫然，痛苦的表情。)

卡佳，怎麼的？東西整好了？

這聲音使我難過。

這畜生，又在打人？

(點頭)我心都碎了，聽着這種聲音。

這種聲音？唔，卡佳，別難受，(說救)痛苦使人思索，當你將別人的苦痛當作自己的苦痛，你的靈魂就已經被這種苦痛的聲音，所喚醒了。

噢(點頭)。

(瑪麗的哭聲)

(維拉奔出來拿了一點水，跑回去)

阿那德里吐了一口血！(下)

卡 去看看，（憂愁）真的，要是特米德里在，他可以……（與西蒙生同下）

（後面的人聲漸止，衛兵立正行禮，軍官陪了特米德里登場，邊談邊走）
她就在這兒嗎？

軍 是，（繼續講他的方才的話）這兒地方固然荒涼，倒是很有一點詩意。

軍 退 （望着室內）唔，荒涼的詩意。

對了對了，可是，公爵，老實說，我實在討厭西伯利亞，這兒沒有一個上等社會，全是囚犯，蠢豬，（格雷哥里端坐動，看了一眼）大家總以為當軍人的是粗人，可是軍人也有很文雅的，懂得什麼叫做美，什麼叫做藝術，哈哈，公爵，你要罰照的那個女犯人很不錯。

軍 退 她，沒有罪，她是很冤枉的。

（沒有理會他），講女人吧。那麼喀山很不壞，要是您到喀山的時候，我可以給你介紹，有一個羅馬尼亞女人，簡直漂亮得像一個公主。哈哈……

卡 （奔出來，看見了特米德里，掩不住驚喜之色）啊，是你！

（欣然地趨前握手）你好嗎？（望着她的臉）卡丘莎，你辛苦了。

加 不，我很好，跟大家在一起，身體比什麼時候都更好……
湟 是嗎，那好極了。

加 啊，特米德里，拜託你一件事……（望着軍官）有一個叫阿那德里·克里淑夫的年青人，害了病，吐血，不能走了……
湟 啊，那得讓他留下來，……

卡 湟（性急地）還有呢，一個人留下來沒有用啊，還得讓瑪麗照料他，瑪麗·巴甫洛維娜，你見過的……

湟 對了，巴甫洛夫將軍的小姐。（對軍官）我看，請你特別幫忙，讓他們兩個……
軍 湟（歪着頭）這，可有點麻煩，公爵，你知道，辦這一類的公事……
我負責，你跟他們同走，好嗎？

（瑪麗聲：「阿那德里，阿那德里……」卡丘莎奔入。）

軍 可是……

（懂得了他的意思）沒有問題，軍爺，我知道你的困難，我懂得這兒的規矩。
（笑了笑）那！就這麼辦……

（後面隱約的哭聲，漚聳耳聽。）

（西蒙生茫然地從裏面出來。）

漚（迎上去）符拉地米爾，你好嗎？（握手）

（沒有話，低頭）

漚（有點不懂）對了，符拉地米爾，阿那德里和瑪麗已經准許留下來了，讓他們
跟我同走……

西（忍不住聲音變了）准許？阿德里已經不需要准許了，他，死了

漚（吃驚）什麼，死了？（黯然）可惜，這麼一個有為的青年！

軍（若無其事）咳，公爵，多得很吶，病死的，一天總有這麼三個四個……（外面
警笛聲）對不起我還得去巡視一下，這批壞蛋，不用皮鞭，什麼時候也不打
算走的，嘿！嘿……（下）

漚（坐下來，看見了格雷哥里）啊，老先生，近來好嗎？

格（岸然不動）好。公爵，你這次旅行，很舒服吧，

漚（知道了他的諷刺，不以爲意）是的，有許多事情，都很有趣。

格 爲什麼不常到這兒來呀？

涅 守望嚴得很，老是不讓我過來，今天特解旨溫和一點。

格 (目光銳利) 溫和嗎？去問卡佳，他今天已經做了很多溫和的事了。

涅 (憬然) 哦，我講錯了，我沒有意識到他把我當作一個公爵。符拉地米爾，別太多心，我們去看看。也許卡丘莎還有什麼事……

西 唔，對了，公爵，我想跟你講幾句話。

涅 好得很，你講吧。

西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看了一限格雷哥里)

涅 這兒談方便嗎？

西 沒有關係。我想告訴你——我跟馬斯洛華的關係。

涅 (微微訕笑) 你的意思——

西 我很愛她，我打算跟他結婚。

涅 (低聲) 唔。

西 我已經打定了主意。照規矩，這兒是可以結婚的，我的徒刑還有四年，我相信

可以使她幸福。

格 (嘴裏喃喃地) 幸福幸福……又是幸福…… (走向後面去了)

涅 這，這不該跟我說，這是她自己的事情。

西 可是，我知道她一定不會回答我？要是不得到您的同意。

涅 爲什麼？

西 她跟您的關係不決定，她就不會回答我的問題。

涅 我？我跟她的關係，(有點傷感) 是早已經決定了，我是在對她贖罪，對大家

贖罪，我祇想使她能夠幸福，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做……

西 (點頭) 我懂得你的意思，可是，卡佳不想你替他犧牲……知道了你跟着我們

走，她很苦痛……

涅 這，這跟她沒有相干，我求的是良心安適。符拉地米爾，你跟她自己講過嗎？

西 沒有，但是……

涅 (決然) 那你跟她自己講吧。

西 多謝你，但是，我必須向你告白：我向她求婚，並不是迷戀她的容貌，我是因

爲她經過了這麼多的磨折，她還保存着一個美麗的靈魂，我想幫助她，使她少一點苦痛，多一點溫暖。

（感動）我很高興，我知道了她能夠得到他這麼一個保護者。

（感激地和他握手）謝謝您。公爵。你的努力，已經得到了報酬，卡佳已經漸漸的變了，……

是，我一見她就知道，這是你跟瑪麗教育她的功勞。

不，這還是你的行爲使她受了感動，公爵，我還有點害怕，怕我不能改好她，使她幸福，……（聲音有點顫動）不過，我一定要盡最大的力量（擦了擦眼睛）對不起，我已經有十年不流眼淚了。

你可以去跟她說，告訴她我講的話，我等着你的回話。

（西蒙生進去）

（帶着一種淆混的感情，蹣跚着低聲自語）不願意我替她犧牲了什麼呀？（苦思之態）她，她會怎麼回答他……哦，我還有我的工作……世界上有多少好人，多少受難的人，須要幫助……

（冥想被軍官的闖入打斷，軍官帶了一個鄉人進來）

公爵，一個農民帶了一封信來，說要請你親自開封。

鄉人 是的，公爵爺，上面蓋了漆印……

（拆信看，眉宇間漸露喜色）啊，好得很，卡丘莎……

什麼事？公爵，

這是皇帝的命令：「奉皇帝陛下直屬請願局局長指令，宣諭平民卡德林娜·馬斯洛華如左。皇帝陛下根據所奏各件，對於馬斯洛華請願，准以特殊恩寵撤除原判徒刑，許其移居離西伯利亞不遠之地」，好極了，得立刻通知她。她可以不用走了。

恭喜公爵，你打算立刻把她保出來。

是。可是，不，我還有點事情得聽聽她的意見，過一會我再來請你幫忙。

好。不過，出發的時間已經到了，要留下來的話，要快。（行禮，下）
一定的。

（後面犯人報名聲，鍊銬聲）

卡 (卡丘莎上，低着頭，已經穿上了行裝，包着頭巾。)

卡 您有話跟我講嗎？(用手扭着衣角)

卡 你已經得到皇帝的特赦，你可以……

卡 (並沒有期待的驚喜) 喔。(依舊低着頭)

卡 祇要正式公文一到，你立刻可以出來了，你估量一下，住什麼地方？

卡 (很快地) 我沒有什麼估量呀？我打算跟他們走。

卡 (雖然他感到意外，但仍沉着地) 真的？

卡 嚶，方才符拉地米爾跟我說，要跟我……(遲疑了一下，很快地改口) 他要幫助我，一直……我還能想什麼呢？他爲着我好……

卡 (有點心跳) 那麼，你自己……你愛他嗎？……是的，他很不錯，人也長得……

卡 (斜視了他一眼) 不，特米德里，請你饒恕我，我方纔沒有答允你，……(低聲) 可是這有什麼辦法，你替我受罪，這時我是一種心上的負擔，特米德里，你也得生活下去啊……

涅 我？我沒有想到過自己。

卡 是的，我知道，可是，你爲什麼要住在這兒吃苦，（無限柔情）你，苦也吃夠了。（低聲）

涅 我沒有吃苦，那是爲了我自己，要是可能的話，我還打算服侍你……

卡 我們（看了他一眼）什麼都不要了，特米德里，你替我出的力已經太多了……

（嗚咽）

涅 但是，你千萬不要這樣講，我不值得你感謝，卡丘莎，別記住我……

卡 噠。（低頭想了一想，鼓起勇氣來對他），永遠也不要忘記，說真話，做真

事，上帝永遠會記住我們的。（大粒的眼淚滴下來）

（感動至極）卡丘莎，你真是個好人，你復活了，你像鳳凰一樣復活了！

（聲：「出來，出來，出發了！」）

（警笛聲。）

（行裝的囚犯們出來，西蒙生，格雷哥里，抱了孩子的維拉，瑪麗跟在後面，沒有悲傷。）

維

啊，特米德里公爺，你還一起走嗎？

涅

是，這麼打算。啊，瑪麗·巴甫洛維娜，克里淑夫太可惜了……

瑪

（給卡丘莎提起行囊，）謝謝你，這樣的事，太多了，太多了。

維

卡佳，你抱他，我帶你的行李，……（但是當她去拿行李的時候，西蒙生早已

將它背上了）

涅

誰的孩子？

維

一個刑事犯的，死了母親，卡佳替她帶了。

涅

喔。

西

（伸去手來和他握手，終於抱住他，接了一個吻）特米德里，再見……

涅

（望着他們兩個）不，卡丘莎，我不說告別的話，讓我再送你們一段。

卡

不用了，特米德里，你回去。保重身體。

涅

（無恨惆悵）難道這是最後的分手嗎？

卡

（帶着微笑）特米德里，對不起，我很難受。

涅

那麼，讓我就福你，祝福你們的幸福，和奮鬥，（兩人情熱地握手，卡丘莎又

禁不住淌下淚來）不，卡丘莎，別再流淚了，再見！能夠看到你剛強起來，我高興極了。

（排入隊伍中）再見，特米德里……

（向大家）再見，朋友們：

（大家向他告別，一羣人帶着鍊鋤聲音，又開始下雪的原野中前進了。禮拜堂發出鐘聲。）

鄉人（畫了十字）爵爺，回去吧，你也得休息了。

（茫然地朝着他們的背影）不，我不能休息，舊的事情完了，還有新的工作要做。

下大雪了，公爵。

（癡望着）。

行列中，「茫茫的西伯利洲」的歌聲可聞，由蒼涼而雄壯。

——幕——

復

活

三三三

改編『復活』後記

一九四二年從香港的戰亂中歸來，我在嘉陵江邊的北溫泉度了一個靜謐的長夏。儘管世亂時艱，憂思沸鬱，但是能夠俯瞰着嘉陵的清流，嘯傲耽讀，自己覺得已經是難能幸福的事了。我利用北泉圖書館的藏書，讀了一些古今賢哲的傳記，可是當我讀完了羅曼羅蘭的托翁傳的時候，我又被引起了再精讀一些托翁作品的意慾了。在這書荒時代，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部郭譯的「戰爭與和平」，耿譯的「復活」，殘缺強半的孟譯的「克里采長曲」，以及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的「大托爾斯泰全集」第十一卷的「戲曲集」而已。

再一次我在托翁的彩筆前面低頭，再一次我在托翁的雄文前面頂禮，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使我在托翁誠實的生活態度前面肅然起敬了。

我打算不計有否上演可能的重譯一些托翁的未曾介紹過的劇本，但，這計劃不久就被另一個小小的野心所打斷了。

爲了使旅舍的斗室免得過於落寞，我在壁上掛了一幅帕斯特爾納克所繪的「復活」

的插畫，我常常凝視着它，白衣的卡丘莎像是祭壇前面的襍羊，我也說不出被帕氏筆下所描繪的那雙卡丘莎的茫然若失的眼睛所勾起的是憐憫呢還是苦痛！這一年有三個劇團在北碚「過夏」，我有了和闊別多年的友人們放談的機會，於是「復活」常常成爲我們談話的主題，如何表現卡丘莎的苦痛常常成爲我們演員朋友們爭論的中心。「復活」，是不知多少次被改編成戲劇和電影的，我在銀幕上看過德麗奧和安娜·史丹的卡丘莎，我也從書本和舞台來看過法國巴大葉和田壽昌兄所改編的劇本，因此，當鯉庭和君莉一再慫恿我再來一次改編的時候，壓服了我不自量的衝動的依然是慚怩和惶恐。改編本來是不討好的工作，加上我的對象又是山一般崇高，海一般浩瀚，大自然一般豐饒與壯美的托爾斯泰！君莉鯉庭兩兄熱心地給我找來了巴大葉的陳綿譯本，壽昌兄的改編本，以及一些可供參考的書籍與畫片，可是人事匆匆，山城掛上了霧幕，戲劇季一開始，我就像帶着一個「宿題」的學生似的回到重慶來了。

我幾乎是無爲地度過了一個冬天。朋友們說今年的戲劇季不夠熱鬧，但是首次到首都來的人已經充分滿足於劇目的豐富和演技的精進了。當然，各人有各人的黃金色的理想，因之從這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之中就可以產生各自的不滿，我常常覺得在今天這種

現况之下，從事藝術的追求很像一顆企圖從瓦礫中萌長的弱草，生根的不是沃土，瓦礫是那樣的無情，可是執策而臨的人們却又是那樣的對瓦礫寬容，對弱草苛厲；滋蘭於糞草之中，在沙漠和廢墟上點綴一些綠彩，使枯渴的人羣已經隱約的感到在地下還有一些盎然的生氣。那不僅可以寬恕而且值得哀憫了吧？我同情在我們周圍的那些貧窮，脆弱，遭人白眼。可是依舊九死無悔地堅守着戲劇崗位的朋友們的際遇，我想信也祇有從他們無言的諦執之中，才能懂得他們的心情。才能體會出他們的慾求與苦惱。我不想在這短文裏面絮絮於對於上記幾位朋友們的「負債」，我要說的祇是我無法拒否他們用無言的凝視來代替催促的要求；在全國慶祝着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歡喊聲中，我又明知會失敗而冒了一次大險。

我得感謝巴大葉和壽昌兄的兩個已經是非常成功了的劇本，我借用了他們的許多場面，不自白也許會被人指斥為剽竊，老實說，我不忍割愛他們。迫使我冒險的理由第一是爲了適應於目前的上演條件，這兒所說的「上演條件」自然不局限於舞台，我不想絮述這些，時代已經使讀者變成了敏感——第二，那當然是在這條條件之下的微弱到不足道的使我冒險的衝動了，我不想把它寫成一個哀婉的「戀愛故事」，但也得寬恕我沒有把

托翁那樣執拗地攻殺的司法制度和壽昌兄那樣多彩地描畫了的土地問題放在這改編本的主位。我祇寫了一些出身不同、教養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顆善良的心的物，被放置在一個待出的環境裏面，他們如何蹉跌，如何創傷，如何愛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達了一個可能到達的結果。讀托爾斯泰常常我苦痛，在這次冒險過程中不知有幾次使我擲筆歎歎！出身於一個貴族家庭，我覺得在托翁也已經是一個絕大的精神上的負擔，『學習使你們自己和人民血肉相關』(Learn to make yourselves akin to people)，該更不是一蹴即達的事了，何況，用托翁自己的話來說：

『我還想加上，學習使你們自己成爲人民所不可缺的部分。但，這種同情不該單用你們的頭腦，(用頭腦察同情是容易的)而應該用你們對人民的愛，用你們的心！』

對多艱的人民生活沒有『長太息以掩涕』的真情，那恐怕連對於托翁那種用全生精力來搏鬥的努力，我們也祇能『用頭腦』來『理解』，來『解釋』，來掩卷三歎吧。Virginia Wolfe 曾經不止一次地在她的論文裏引用過上記托翁的名言，可不是最近有人確切地批評她說，她過於洗練的感覺，終於限制了她的停止於『懂得應該』，而實際上不能 (Akin to people) 嗎？使壓損 (Strain) 了的物體恢復原狀，使爲着適應『社會』

這座奇怪的機器而變形變性了的曾經叫做「人」的動物回復到平直、樸實，具有正常感覺的 *Humana Being*，是如何困難的事啊。——在復活這兩個字前面，我真的感到森嚴的恐懼了。

冒險是失敗了，但在失敗之後，我竟像彷彿摸到了真理的邊緣。假如能夠因為導演和演員朋友們的努力，讓我的觀眾們或多或少的能從涅赫留道夫的苦惱之中感到一點人生的嚴肅，那麼這已經是我這次冒險的收穫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記於淪市。

美學出版社新書

甘地論 止 默著 本書著者，旅印多年，以洞悉瞭明印度真相與聖雄甘地之

性德與精神，並附甘地自著之「建設方案之意義與地位」。

依利阿德 荷 馬原著 徐 遲試譯 古希臘史詩爲人類黎明期傑作的成

果，譯者根據七種英譯本試譯其中著名之部份千行，附註釋三萬字。

向日葵 袁水拍著 這本詩集是著者幾年來的精華的選集，其主旨可引證古詩人

之一聲奮向太陽，物性終難易

南南同韻子伯伯 嚴文井著 本書共收童話八篇，筆調生動，文辭簡易，寫出

最純潔的心靈，最豐富的幻想，充滿喜悅，更多教育意味。

戲的吟詞與詩的朗誦 洪 深著 本書爲洪深教授多年實踐與理論活動中獲得

之戲劇的法度，詩歌之態度，爲今後戲劇界與詩壇奠基之作，郭沫若序。

海濱小集之二

復 活

(定價：每本 元)

中華民國三十
二年五月初版

翻 版
印 權
必 所
究 有

原	著	者	托	爾	斯	秦
改	編	者	夏			衍
發	行	人	俞		世	榮
發	行	者	美	學	出	版
總	經	售	新	中	國	文
			化	社		社

重慶夫子池新運模範區快字十二號

印 刷 者 重 慶 印 刷 廠

重慶聚子嵐區一號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審查證劇字第四號

